皇清經解續編

1 D 12
號
卷

穀梁補注十九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十九襄公成公子史記名午母定姒以簡王十四年卽位時年四歲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補曰疏曰襄是定姒之子嫌非正故重明之案此疏與閔元年疏異此疏是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補曰滕薛微於莒邾又微者則杞小邾也自襄以後諸侯之事四國君臣鮮不從役故夫子曰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國小而政煩也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得罪於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補曰注言彭城屬魚石其說未盡左傳曰非宋地公羊曰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又曰楚已取之矣然則彭城地屬魚石卽是屬楚所以言非宋地也左傳曰追書

明舊史本無宋字與哀三年圍戚同例君子一增之一仍之也李光地曰圍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善晉義也圍戚者主衛之辭也誅衛志也晉義善則宋華元無惡矣衛志惡則齊國夏無善矣李氏說此二經皆非正義但經意自足兼見耳

程公說曰宋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鄄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既得則爲之伐附庸之鄫鄫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烈以定桓沒宋襄欲踵霸諸侯從之而圖霸失其道晉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兵討魚石從宋人於是成三穀成釋宋圍執曹伯畀宋人於是成一戰之霸師台谷退楚駕之功足驗當時大勢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撰異曰厥公羊作屈徐彥曰左傳穀梁屈作厥字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邾地鄫或爲合補曰左傳曰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撰異曰鄫公羊作合與穀梁或本同徐彥曰左氏合作鄫字也段玉裁曰此鄫非姒姓國故穀梁或本同此鄫不作糸旁繒字蓋其字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鄫耳杜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可知鄫乃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可知鄫乃留鄭伯寄孥與賄於虢鄫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

此所次蓋鄭東鄫錯於宋竟者古爲鄫地故名之鄫左氏音義僖十四年鄫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唯此鄫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也文烝案說文佮古文會一切經音義會古文佮同疑穀梁或本及公羊皆是佮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補曰史記名夷定王子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補曰此本杜預杜以辛酉爲九月十五日左傳謂此朝聘爲禮故杜解之如此若依孫復胡安國不臣之說以左杜爲不然於經義亦自無礙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已見夷狄之文其餘皆從平文可矣疏及孔穎達並引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則廢○撰異曰罃唐石經作嬰後二年三年同嚴可均曰嬰當作鬻張參顏傳經五經文字云罃與鬻同見春秋傳說文有罌字彖變爲鬻明此當爲鬻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補曰成公夫人也公羊不辯宣成二夫人何休遂亂其姑婦

六月庚辰鄭伯睆卒補曰鄭成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撰異正音義睆古困反漢書表作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各本誤作寅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補曰爾雅曰稱好也漢書注曰稱宜也好亦宜也國語注曰稱副也疏曰稱師者罪重稱名者罪輕文孫案傳言此者明衛從舊史紀實文晉宋皆變文改舊史也

晉宋在衛上則無嫌為將卑師眾之常辭晉主兵而宋衛皆非君將晉雖卑者將亦宜序上宋則不得以卑者先衛大夫觀後十六年伐許書衛甯殖宋人知當時自有一定之次史從而書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補曰

月者為下葬日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

叔孫豹如宋補曰豹亦得臣子僑如弟穆叔也亦稱叔孫穆子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補曰內外皆大夫言遂與季孫宿入鄆自是不同會本為城出

又霸國之事與內異例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鄭服罪內之故

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然則非魯邑皆不言城中國猶國中也補曰外城邑志者以其為國都皆不繫國虎牢非鄭都亦從其例故曰若言中國焉注以內鄭為諸侯內之非也

內謂春秋之文若言國諸侯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於是盟雞澤聘魯會戚救陳如鄫之會侵蔡會邢丘於是楚伐鄭歷歷書之以皆是鄭服之事故此特為內鄭文也注言鄭服罪故為之城是謂鄭服在城前非事實也公羊曰虎牢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杜預說左傳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其義皆得通於

此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補曰母喪十月左右而朝亦非禮高閌曰禮童子侯不朝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晉

公至自晉補曰不以長樗致者何休曰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杜預曰本非會呂本中曰本謀如晉以如爲重文丞案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地也補曰當云晉地國語作雞丘此王喪二十二月而命會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後文戲及京城北重丘之等亦其義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 於會受命也補曰疏曰單伯會伐宋傳云會晉地國語作陳侯如會傳云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是二文互以相通踐會亦是事成乃至伐宋亦外乎會也三處發傳者單伯內大夫陳侯諸侯袁僑爲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補曰凡盟言及者內爲志之文今上言公會足見外爲主故於叔孫豹還從以內及外之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吳則會又會陳袁僑則及以及吳子則會以及殊文相似殊義不同 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補曰當親與盟不可與則釋之補曰不與盟可矣亦不當使大夫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補曰疏曰此亦應受君命而謂之私者對君盟非臣事故謂之私 是大夫張也補曰王引之曰張當爲彊楊疏彊字凡三見則疏所據本作彊音義於定六年傳始爲張字作音則此亦不作張文丞案孫復尊王發微曰大夫彊諸侯始失政用此傳文也呂本中張洽家

鉉翁俞皐所見已作張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補曰正亦政字也大夫執國權者論語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大夫之專禮樂征伐萌於晉文襄而成於晉悼李廉以爲陳侯如會不再盟今再盟袁僑曰袁僑異之也釋不但總言及諸侯之大夫而復別亦悼公所以不及文公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補曰異卽公羊之殊也疏曰陳侯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文烝案此又申再言及爲與之之意復出陳者屬文之宜何休以爲喜得陳國似非也

秋公至自會○撰異曰會各本誤作晉今依唐石經改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補曰午與襄公名同不諱胡安國以爲猶莊篇書同盟僖篇書戊申定篇書宋仲幾從其質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補曰當云襄公妾母何休以弋爲莒姓本公羊下年傳舅出之說莒己姓非弋也杞繒皆姒姓此姒氏或繒女歟孔廣森說公羊謂弋卽是姒當爲鄫女○撰異曰姒公羊作弋下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謚欲以夫人禮葬此葬速葢禮略也高閌曰距薨纔二十三日補曰許翰曰左傳季文子本不冬公如晉補曰非禮與宣同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補曰重起例者此與內俱往也爲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補曰疏曰徐邈取左氏爲說云爲我事往者謂請繒於晉以助己出賦

也文烝案徐說得傳意傳言如也左傳上四年冬公如晉請屬夫並往晉故同諸內而言鄫晉侯許之至此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皆確然可據惟下年莒人滅繒則與魯屬繒事無涉乃左氏之誤耳左氏知屬繒事不知滅繒則與魯屬繒公羊知滅繒事不知屬繒皆以如晉及莒滅二文牽連爲一皆誤也左氏解此云言比諸魯大夫也比諸魯大夫其意有二不言及是比言如亦是比惟可不言及故可言如是其意實一也杜預經下注云比魯大夫故書亞如晉傳下注云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繒自有世子不宜立異姓爲後此又文外之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不言會衛孫林父者會者外爲主之文左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則是魯衛並受晉命衛非爲主者故不得言會衛也又晉之諸會魯班當在宋下衛上此亦晉事卽亦不得言會衛也前後諸文殊會吳者上皆有會晉文晉爲主而殊吳也此但言會吳吳爲主也不言及衛以會及以會乃特尊王世子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其義也○撰異曰稻左氏作道及此未盡

吳謂善伊謂稻緩

補曰段玉裁曰說文沛國謂稻曰稌从禾耎聲謂稻爲緩卽其理也緩古亦讀如暖

號從中國名

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補曰此發經辭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之意也號謂地號物號公羊所謂地物從中國也名謂國名人名公羊所謂國也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言之不專指夷狄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釋大鼎義專是物號此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郜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文亦幷言之者明欲發明全例兼國名人名爲說也前釋國名物號之文此遍舉地號物號國名人名之例意指各異故兩處發傳也公羊文在昭元年其言邑人名邑卽國也范此注大略本何休休然以主人專屬夷狄不以中國爲魯又不言國名則皆誤也楊疏以越稱於越解名從主人可補注闕但專謂於越之名是從主人而不知越解名亦從主人亦終未得傳旨也荀子作正名之篇曰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義與此相近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撰異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爲壬本是王字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繒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吳者以其數會中國也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何休曰方以故補曰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抑鄫國在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文燕案不辭者不成文也何注爲范說所本而不如何之明暢其謂吳數會中國故不殊外實爲大謬前後諸外吳文皆爲不欲稱吳人故會而又會吳既稱人何外之有何氏以吳抑鄫之說雖於公羊無所見必是公羊家舊義此傳於下年滅繒有別之而不別之言明經文實有豫抑之義何說可依用也但此文亦本魯史之舊非夫子特易吳繒之班左傳曰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杜氏以爲鼂會左杜之言深得其實繒於諸侯會皆不與此時新爲魯屬其大夫轉得列會明晉許魯還繒使附會末而班諸吳下也史紀其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所改易然後可以見義也前此齊之盟有楚人鄭人楚無以國舉者故稱人序上無他義吳則前後諸會皆爲外文故此文自足顯抑繒之義若無前後諸文則不得也魯之屬繒是夏始成至秋卽以爲不利當時事情未可知或叔孫聞繒將立異姓爲後慮其內亂歟范注言外甥

外甥卽外孫說見下年左傳曰九月丙午盟于戚陳傅良曰吳初與諸侯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

公至自會補曰會夷狄而致者楚之稱人不致者楚之稱人自其常文又主會異於吳

冬戊陳補曰杜預曰備楚何休曰戍例時內辭也不言諸侯是魯戍之補曰內辭猶專辭謂諸侯共以師戍之而經以魯獨往戍辭書也所以爲內辭者侯伯救患備豫不虞得禮之正合義之公春秋與城楚丘歸粟等皆同之於內事無須列序諸侯定五年傳所云義通也疏亦引彼傳以難注范誤甚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救陳○撰異曰左氏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段玉裁曰公穀皆有此四國不容徐彥陸德明不記其異同疑唐石經脫文貽誤也案陸淳纂例明云左氏無莒邾滕薛四國段所未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補曰月者善之善之謂以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至下言之者春秋主善以內故於書公至下重發文燕案注謂以救陳致是爲下卒日善救陳也楚人伐陳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

善則與凡救言善不同疏又曲爲之說夫傳始本與經別行後來以傳合經者乃以此句附公至下實非傳意此與諸言善者同義當在諸侯救陳下也重發傳者戍而彼伐嫌救非善故重明之公至是常文不須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補曰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案左傳繼成公卽位者卽姑容也自此終於春秋皆名或曰或不曰皆書葬或時或月悉與大國同例蓋襄昭以下時事之不同於前卽諸小國可見也

夏宋華弱來奔○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弱公羊作溺案今公羊不作溺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繒非滅也非以兵滅故重明之繒中國也而時補曰此亦大概言之耳若細別言之當是卑國在月例非滅也補曰言以其如上所云故足明非滅家有既亾國有既滅滅猶亾猶滅家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補曰此言有非滅而得言滅者也俞樾曰既字不當訓盡家立異姓其家未亾而實已亾國立異姓其國未滅而實已滅昭四年魯取繒自此至昭四年之繒乃已滅之繒也文烝案家言亾國言滅者對文析言之渾言則同梁亾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繒不達滅亾之義故是也補曰言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繒不別也舊解云別猶識也言繒君唯識知國須立後不能識知異姓之不得立文烝案疏載舊解與注意合別之而不別猶易文言傳云辯之不早辯彼言被弒而不自知者所由此言見滅而不自知者所由其事相類其情亦同隱四年於翬豫貶之文言傳之義也上年於繒豫抑之此傳之義也觀此傳則上經之爲抑繒亦明矣莒人滅繒非滅也補曰又覆說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亾之道也莒是繒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以非滅而言滅者責其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也繒姒姓莒已姓管子曰有者異姓滅也蓋古昔遺言矣傳說滅幷說亾者承上家國之文連言之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

穀梁補注十九

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
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案公羊上年傳曰其取
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休曰時
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
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又以巫爲鄫前夫人襄公
母姊妹之子俱莒外孫故傳謂之舅出依何說頗爲迂曲王
引之謂傳文本是鄫女有爲莒夫人者轉寫互誤也若然鄫
女之子於繒子爲外孫於巫爲出巫亦爲出巫於襄則爲舅事情既合而於公羊本文亦明白
通貫矣范以外孫爲子之甥之子爲孫之子爲彌甥姊妹之孫爲從孫甥皆有甥稱也莒爲繒甥
蓋穀梁家舊說而范因之也甥之稱又有以下見上者爾雅
姑之子爲吾甥又吾之姑之子爲吾父
之甥也舅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亦皆爲甥說亦同也經
書滅者謂繒至此廢巫立外孫不言繒亾與梁亾同文者孔
廣森據公羊上年傳云莒將滅之以爲立外孫者實莒脅鄫
人使然故春秋歸惡莒人也左氏於此不言立異姓爲後其
傳曰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杜預以爲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
之而慢莒故滅之蓋繒莒皆無史書左氏不得其事因見簡
牘所載上四年冬有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
駘之事五年有屬鄫還鄫之事其事又書於經故於滅鄫一
經但據上事推測意其爲恃賂耳由其不受經於聖門故有
此失不如穀梁公羊家鉉翁以爲大條貫數十皆由洙泗高
弟親聞之聖人矣非宇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
傳辨疑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十行本空一字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子補曰季武子也許翰曰魯既世卿而大
夫無復三年喪哀典廢於下矣張大亨曰季孫宿
仲孫速仲孫羯皆
所謂以喪從利者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補曰左傳稱萊爲裔夷其地即禹貢青州
之萊夷也萊在時例月者蓋以萊爲齊之
同姓故謹其文與楚人滅夔
則文異齊之滅萊楚之滅夔相對爲詳略也楚之誘蔡誘戎
則文異夷夏之辭必不相假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補曰疏
是禮而書者爲不從及不時故也文烝案四月必不止三卜
三卜者當是正月下辛前有牲變已改卜牛以正月下辛爲
初卜故言三卜也若使卜從而郊則當先書正月牲變次書
四月某日郊與哀元年同文今既不郊則牲變可略以卜不

穀梁經解辨異篇 九

從爲重非如再有牲變者須衞言也言四月言三卜則牲變亦足見矣或謂僖三十一年書四月免牲成十年及下十一年書四月不郊何以此獨爲牲變曰非牲變則必非三卜魯無十二月下辛不卜之理也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補曰不時亾乎人復發傳者三卜是禮嫌有異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補曰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衞

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鄟鄟地補鄭

曰孔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得出會求救也文烝案五年救陳左傳曰會于城棣以救之此年傳曰會于鄟以救之二地皆鄭地二事亦不異也會城棣無陳侯故書救陳不於救陳上錄地者善之不得從疑辭例也會鄟有陳侯文承圍下其爲救陳可知故不須言救既不言救自當錄地其實亦善之也杜預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非也此救無功自於下文鄭弒陳逃及不書公至見之此時無所譏也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鄟本又作鄹

鄭伯髡原如會○撰異曰髡本又作鄹原左氏作頑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家非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撰異鄭地補曰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撰異曰操左氏作鄛趙坦曰說文無鄛字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補曰據未至會致其志也亦所謂春秋成人之美也何休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補曰不生名者經例因史例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補曰明由如會至死若卒不以如會當名之於卒如曹伯

終生不蒙使文**其見以如會卒何也**補曰疑如會何至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補曰是所謂以如會卒其事與公羊同與左傳異弒則左氏公羊皆云爾而傳意以卒名加上便可見弒發義尤精大氐春秋意嚴辭深其微其約固有如此者然則何以不改卒爲弒也曰此當時事實公羊所謂信史其不言弒故當時承赴之文卽是當時事實公羊所取加下傳云云矣其不革者也文既不革斯義有所取加下傳云云矣**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宣十一年不使夷狄爲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爲

病文相顧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大誤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地補曰當云晉地見左氏宣六年傳故此處也見魯之失正也補曰正亦政字謂魯君公在而大夫爲會是失政也杜無注甚矣范之疏曰公在晉未及告公而大夫會亦是公命言公在而大夫會者猶雞澤言諸侯盟又大夫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非必無君命○左傳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杜預以爲晉悼難勞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以爲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李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李說是也高厚向戌甯殖稱人胡氏以爲謹其始故貶之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補曰左傳曰以疆鄙田葢以滅縮爲眞滅而誤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撰異曰災公羊作火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宋災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補曰疏曰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爲王後以宋爲故也此公羊黜周王魯之說故范不從之文烝案此即桓二年傳所云孔子故宋言以故國視宋也莊十一年傳及此傳皆以外災不志發義而彼言王者之後此言故宋者兩傳之意互相備也魯史本以宋爲王者後特志災異君子存而不削又因以著故宋之義明經中包此二旨故與彼傳各見之也春秋之義尊周親魯而故宋夫子以爲魯事既詳災異之變宜也志大水志石鷁志雨螽志災是也此實君子不忘故國之意所以桓二年及此年兩處發傳也後人疑春秋非孔氏一家之書趙鵬飛已辯之而徐

仙民輒引何休新周故宋王魯之說以解此之故宋其亦怪矣○案故宋之說聖門所傳而公羊家及諸讖緯誤以爲新周故宋而黜杞又增造其義以爲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自淮南子已云殷變夏周變論語禮運中庸杞宋不足徵之言從周之言子貢蒼公孫朝文武之道無所不學之言皆相背戾漢孝成時梅福上言宜封孔子世以爲殷後援穀梁在祖位之文證孔子故殷後不直引故宋爲證或當時穀梁家說故宋之義已爲公羊之學所亂歟然猶有爲祖諱一不取證蓋梅子眞隨意指稱亦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補曰宣公夫人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補曰劉向列女傳繆姜字同公羊云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案穆繆通用如劉說則義異也古書多以秦繆公謚爲惡謚而秦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其字从皇从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補曰汪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徼楚故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疲於奔命而莫能爭也汪申胡安國說○撰異曰杞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戲鄭地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補曰疏曰舊解以伐鄭之文在上即同盟于戲明鄭在可知故不異言也鄭心服同盟故以爲善又一解謂會伐無鄭伯之文今不序是不異言也所以不異言者善得鄭也心服受盟比之舊同好然文亦受盟未能得鄭故其盟爲謀復伐鄭文雖與此同而其下文皆復書伐鄭亦足明之矣此則下書楚伐見鄭之已服於晉也傳於此獨以不異言鄭爲義宜善會之左傳曰鄭服也 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補曰恥者經恥之王念孫曰方言廣雅並曰據定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文烝案傳言不能定鄭者下年會相無鄭伯鄭伐宋而諸侯又伐鄭是諸侯雖已得鄭而不能定鄭也注以戲盟還是服晉之驗非不能定鄭也則伐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京相璠曰宋地去傳陽八十里京得之哀六年之柤則楚地耳會又會外之也 五年會于戚不殊會吳者復夷狄故補曰注非也說見上五年疏曰重發傳者戚不殊今又殊之故復發傳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 ○撰異曰傅左氏公羊作偪國語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遍案漢書古今人表作福陽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王莽改汉縣曰輔陽直遂是繼事之辭不須云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故傳言之 遂直遂也 補曰疏曰言遂者日今加甲午與凡遂異故傳言之 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傅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役故加甲午使若故傳日蓋爲遂耳補曰其曰遂三字當爲其日二字遂字轉寫誤衍日字形近易誤滅潞傳日亦誤日戰邲傳疏存兩說明二字自昔相亂也此承上言遂直是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則非直遂之辭故公孫敖歸父言日此其例也今所以加日以中國從夷狄故仍史文之舊特存其日下傳云無善事則異之明從異事之文小變繼事之例也七年傳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語意亦同也諸侯遂救許諸侯遂圍許

閒有他事文不相接無妨爲繼事甲午遂滅傅陽文相接而加日乃轉爲異事即此見春秋辭句離合之閒皆文章之極筆矣據左傳滅傅陽無與於吳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會吳于柤蓋謀滅傅陽而逼吳也汪說甚合情事是知吳晉共滅無可疑者左氏固時有疏失耳何下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

公至自會 補曰會猶可致滅則不可致故與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者同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 夷狄不致恥與同惡事不致恥有惡補曰疏曰夷狄不致蜀之盟是惡事不致會引稷會非也當引侵宋及伐邾取須句之屬此其致何也 會吳會夷狄也滅傅陽惡事也據不應致 存中國也 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而滅人之邑也此即夷狄爾是無中國也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傅陽爾不以諸侯從夷狄也滅中國雖惡事自諸侯之一眚爾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不復存矣補曰注邑字當作國所說不得傳意傳言嘗會吳未嘗滅傅陽此經之變又以下文乃復論遂事加日之義而猶致者特爲存中國之文使若未鄭之言如會陳之書逃合此言之 中國有善事則幷焉 若中國有

善事則不復言會諸侯改日遂滅傳陽如無善事則異之存
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年傳陽是則若會汲鄭伯汲猶
之也諸侯會吳於柤甲午遂滅傳陽是則若會汲鄭伯汲猶
與遂異人補曰言上所書者亦是存中國也引者
鄭伯髡原為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補曰引者
蓋謂未見而致其志王引之曰汲疑當為沒形相似而誤沒
者終也古謂以壽終為得沒不以壽終為不沒鄭伯實弒書
卒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
卒亦終也曲禮曰壽逃歸陳侯鄭之會陳侯不會以其為楚
考曰卒卒猶沒也故言逃歸補曰當云陳侯在
會不字誤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補曰言三事皆是存中國疏曰傳
諸侯失政從此之後日益陵遲又會夷狄之人以滅中國惡
事之甚故書公至以存之僖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傳云危
之此云存之者彼尚未陵遲故直云危之公此時微弱之甚
故云存中國也文烝案疏專論公至不數遂事陳鄭諸文非
也又以諸侯失政為說不知諸侯失政與此各自為義此論
夷夏之故非論君臣之事不須牽合也悼公之時楚既日強
吳復驟盛中國自此遂衰故君子書經時有存中國之意而
傳明之也夷狄與中國交爭諸侯則因而存中國迫後晉楚
共卒諸侯盟于宋無侵伐八年則又因而善之足見聖人之
情矣春秋隨事而為義左傳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當時
晉主夏盟安得四夷為守但能弭兵息民亦足多也若不能
則守在諸侯中國固不可不存
也此經世之志王道之要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補曰此本公羊
於滕杜預曰先至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補曰盜賤也義在昭二十年
傳諸書盜蓋皆士也○撰異曰斐左氏作騑陸淳曰據字
子駟宜為騑案國語稱駟騑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
上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惡鄭伯不能修政刑致盜殺大
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補曰書大夫者以

上道之文也書人爲衆辭者以下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盜雖下而別於凡下之文大夫雖上而無上文明以至微賤之輩而禍及國體事異凡常是所以惡上惡上之上當如范注以爲君也注首二句引傳例非也宜刪去兩臣謂之兩下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稱盜則大夫爲上皆非兩下之文矣疏曰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也文丞案傳當疊一道字下道謂稱道○程子以哀四年傳校此傳疑傳當疊一道字下道謂稱道○程子胡安國以爲失卿職故不稱大夫張洽又謂斐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發輒惟斐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盜之招也故不稱殺大夫王葆胡銓等略同文丞案求之過當春秋所未暇論爲皆

戍鄭虎牢 不稱其人則魯戍也猶戍陳補曰亦文若魯獨戍耳注非也左傳以爲修其城而置戍益亦以備楚**其**

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已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補曰注非也決猶決日義決不日而月之決辨嫌之謂也上城不繫鄭嫌遂不得爲鄭地故此決之傳當云決鄭地乎虎牢省一地字耳必爲決文者以後年兩伐鄭終能得鄭其地仍屬鄭也左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公羊曰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戴祖啟曰邑已失而仍繫之其國者宋彭城鄭虎牢也如但曰圍彭城則爲君討臣之義隱矣如但曰戍虎牢則爲鄭拒楚之義隱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補曰許翰曰書楚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補曰何休曰疏見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文丞案傳與周禮非異也師非二千五百人也魯非次國也諸侯一軍一當爲二此轉寫之誤舍中軍復爲二軍傳以爲正則一爲誤字明矣三略曰諸侯二師方伯三師此言最可據二師孫穆子之言曰天子作師公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韋昭解諸侯無軍曰無三軍傳言

諸侯二軍與三略同即國語
軍則國語之元侯三略之方
語之伯子男是也左傳曰成
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大
侯方伯三軍之證魯僖公之
人數此諸侯二軍之證左傳
侯此伯子男一軍之證依公
大國二軍小國一軍也傳既
國一軍者但言二軍足見三
略不具文也若然周禮所以
元侯方伯亦爲諸侯而謂之
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師
師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通
軍互以成文其義不異惠棟
六師及之毛傳並云天子六
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
之遍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
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荅
軍爲其大悉故舂秋之兵雖
卽六軍也惠引鄭君之言以
爲數天子六軍兵車三千乘
千五百乘二軍者千乘一軍
五百乘每一乘甲士十人步
卒十五人也魯頌言公徒三
五千人故言三萬也○或曰
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
可據邪曰此文上國以下十
虎元文觀其下文云諸侯所
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
梁之本實作諸侯一軍矣曰
一軍者明小國無軍也諸侯
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也小國
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也
卿引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
未允也小國無軍此曹虞諸
命卿此曹莒諸國所以無大
此說不可用也諸侯裁一軍
正乎曹莒不得桓天子命大
晉宋衛陳蔡鄭之書名姓者
內外書字各一人謂之天子
貢士京師受命者稱字就其
行貢士之制又且單伯世卿
必爲誤字國語必不可泥王
當依鄭注以爲二卿之文有
國無師無大夫還當如前卷
之解也

作三軍非正也 補曰此事

當時葢著爲令不言初者以後有舍文不須加初足知爲常令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補曰上三卜爲禮而非時此卜違禮非禮亦非時故重發傳不行免牲之禮與成十年同疏曰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補曰杜預曰傳曰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又左傳此盟載書祇言十二國唉助據之謂鄭不與○撰異曰京左氏作亳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文也案亳字誤

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事補曰據偶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補曰注未二語可刪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傳語鄭雖受盟猶不堅服晉雖盟鄭實謀共伐故下復伐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此與戲異與柯陵同故注卽用彼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事當致後

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侯畏之故以伐爲大事案盟後復伐則以伐致此一例也疏據僖四年六年之屬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又一例也傳但言盟後復伐一例者此以伐本不取大伐鄭之義也疏說固可通然非此傳解經之意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補曰杜預曰晉遂尊光

會于蕭魚蕭魚鄭地補曰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葢鄭與會爾何休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于如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劉敞曰鄭伯如會歟宜以如會書乞盟歟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遍於楚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之彊而未果此不能之可補注十九

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葢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

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此云公至自會正是其常而云不以伐鄭致者以鄭從楚伐之尤難故當以之故以會致補曰言得鄭伯者明上會有鄭自此遂不復伐既是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而後事不小於先事又是偶事致後之例也高閌曰春秋以變文見義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爲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爲美李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文悉案公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之例於此則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撰異曰霄十行本獨此作宵張洽程端學所見同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辭命者補曰疏曰舊解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命故云挈國之辭或以挈爲舉謂傳舉國命之辭理亦通耳文悉案注疏皆非也辭者經之辭挈者舉也舉而直言之若祝吁之挈遂之挈是也舉又訓盡若所謂以國與之是也凡言行人皆施於執而外曰某行人內亦曰我行人與齊人執單伯諸文不同是行人者舉國之辭也左傳曰行人爲使人之稱使事至重一國安危所繫故使能造命可爲大夫使不辱命則可謂士舉國之辭此其義也疏又曰行人之文有六發傳者三此曰挈國之辭也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曰稱行人于徵師傳曰稱人上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舉三者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亦然也然則稱人以執執有罪稱行人怨接於上明君與臣兩失之也執大夫稱人又有二義齊人執鄭詹傳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宋人者宋公也貶之也齊人執陳袁濤塗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是有二也凡執大夫惟齊慶封陳公子招特爲變文餘皆稱人未有稱公侯以執者若被執者有罪則稱人以見罪若執人者有罪亦稱人以見惡經辭雖有常例傳則分而別之所謂善惡不嫌同辭不可以一槩求之矣文悉又案黃道周說自此至三十年殺良霄二十一年中鄭大夫皆特書名氏葢深喜鄭之一意中國而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也此說極合經旨鄭之終良霄之身皆特文以見義傳於諸鄭事曰內鄭曰恥不能據鄭曰決鄭最後曰得鄭伯明君子於晉鄭之故深致其意則黃氏此義可推而知也若然稱人稱行人鄭君臣仍爲有罪者鄭既一意中國而復使人往楚則是自取執辱故當罪鄭而不當罪楚非謂鄭從晉有罪也

冬秦人伐晉補曰何休曰爲楚救鄭案左傳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不言救者晉伐鄭而終得鄭故與晉得伐不以善辭施秦與上年書楚救異義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郜葢攻守之害深故以危錄其月○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正月誤也郜本又作台陸淳纂例曰左氏皆作台案今公羊并下亦皆作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葢爲下事起

季孫宿帥師救郜遂入鄆鄆莒邑遂繼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受命嫌與常例不同也受命而救郜不受命而入鄆之常文也若入鄆亦受命則盟衡雍盟暴之例各爲一事辭明此實不受命矣公羊大遂事之說葢因此經之義推之是惡之也入本是惡事與救相反但此處未暇論之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胡安國引其文以爲郜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錢儀吉曰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故劉向曰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撰異曰公羊此處徐彥疏曰考諸秋九月吳子乘卒補曰吳壽夢也吳始書卒少進之也吳卒皆不日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不葬義亦見成十四年注左傳服虔注曰壽夢發聲數語其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錢大昕曰壽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爲疊韻孫炎制反切葢萌於此案錢氏此說本顧炎武音論因沈括鄭樵說偏考二聲合一之字信矣但傳稱名從主人而經書乘不書壽夢則知壽夢者吳之本言其赴上國乃改言乘故史承而書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郜補曰疏曰當從左氏爲國案左傳未必是也此當是取邑故時齊有郜見左氏十八年傳○撰異曰郜公羊作

詩徐彥曰正本皆作
部字有作詩字者誤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其王補曰國語其王名作箴字箴審聲近通用周禮十羽爲審爾雅作箴

冬城防 補曰防卽隱九年會地臧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向鄭地補曰叔老公孫嬰齊子者喜其得列中國之會特顯之也左傳齊宋衛之大夫爲崔杼華閱北宮括不沒其名氏則無以顯鄭故序鄭上稱人也此及伐秦之公孫蠆會澶淵之良霄城杞之公孫段最爲難通前引黃道周說獨得之愚因以知蕭魚得鄭伯之義直至終良霄之身方盡其意蓋晉悼濟河而復霸楚不能爭鄭得所庇春秋深美之也左傳以齊宋衛之不書爲惰以衛之書於伐秦爲攝趙匡既明其不然張大亨則謂非卿而列於卿上其誤甚矣向者左傳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卽此地黃汝成以爲此漢志沛國之向今鳳陽府懷遠縣地中國會吳往往就之於淮上也與江永說同疏曰何休云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流然范

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從何說理亦通耳○撰異曰蠆公羊作蠆下皆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補曰左傳齊宋衛之齊宋之將以顯鄭將與上將皆上會人也不書文者蓋與前衛甯殖侵鄭會同義衛於上會亦書人此從常與鄭同伐秦亦並出名氏明以報怨之師爲協力之舉深爲鄭喜也傳前獨解衛甯殖之文則此義亦足見矣月者爲下奔日○撰異曰徐彥公羊作荀偃苦作荀罃者誤括公羊疏曰舊本作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例月術結怨於民自棄於位君弒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補曰詳錄不可以外例準之衛侯亦是明公之惡或是內事其不失國也出不名以見得國歸書名以明其惡一解衛侯出不名者既書日以見罪惡甚故不復名也理亦通耳文烝案舊史大國君奔皆書日君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十年甯惠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是列國史文也魯史之法以爲臣逐其君不可以訓苟獲免於見弒皆以婉辭書奔於內之奔則曰孫焉及至弒君大變則外直文而內諱焉此葢周公舊制闕盛衰以垂法葢曰可言者言之事可諱則諱而不可言則諱於諸侯之事可諱則諱而魯史悉準其制也記言魯春秋有周禮其事明劉敞以此二者爲夫子新意斯不然矣○撰異曰公羊作鄫侯衍陸淳纂例唯云左氏無衍字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鄫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補曰左傳曰謀定鄫也春會夏伐特顯鄭大夫則冬會從常文二十六年會澶淵特顯鄭大夫則二十七年會宋從常文戴溪曰一年之間大夫三會習見其事以爲當然遂踵而行之不以爲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補曰案何休逼不說地名杜預於此亦無注而釋例魯地名有之孔穎達曰葢魯城外之近地○高閌以爲于劉二字因下有劉夏誤增鑿空甚矣薛伯卒築臺于薛亦將致疑乎趙與權則又牽合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則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季子之采地夏以名書則成故不言逆女補曰此皆本杜預劉者王支子也左傳謂劉夏爲官師與石尚同則是天子之士葢劉氏之杜預合爲一人不足據公羊見後有劉子而不知其委曲遂以劉夏爲天子之大夫其稱劉爲以邑氏非也天子之中下大夫亦不名而注但云非卿又失之不言逆女亦當兼略之及無外二義以其過我而已故略之也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預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子傳又曰卿不行非禮也杜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過我故志之也補曰此猶外相如王姬歸皆以過我志公羊亦同以過我志可以略文傳并見此意何休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孔廣森曰外逆女見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並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圍成書者亦爲下事起成孟氏邑

公救成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補曰公羊以爲不敢進杜預從之范不取崔子方曰若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當書至案崔氏以郎成例推之是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公羊不作郟

郛補曰此杜預傳下注○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郟案今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補曰周者襄公之曾孫其父祖皆晉事推論之蓋屬被弒無嗣成景之族皆先散處他國又不宜迎爲君惟周雖出在諸郤至於隰公已有奉孫周之言是其宜立明矣周有兄不可立左氏又明言之○撰異曰周公羊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補曰前此晉襄三月而葬悼以後皆三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溴梁溴梁地補曰晉地也溴水有大隄梁爾雅所謂梁莫大於溴梁月者爲下盟日○撰異曰溴公羊或作昊

戊寅大夫盟補曰下執二君不去盟日者於執言以歸晉惡不嫌不顯故此可不去日與戚盟同也蒲祝柯下執無變文故去盟日以見惡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補曰亦政字也此承雞澤邪正溴梁三傳文相貫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補曰亦政字此句包雞澤言之公羊言信在大夫獨據此經與傳微異

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補曰不臣故不繫於君此專解本經也若書諸侯之大夫則當書舊卿名氏而言及矣政既在大夫大夫又不臣以見諸侯遂失政盧仝曰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頃安世曰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猶有諸侯也書大夫盟言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案左杜所言當得事實杜又

曰舜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卽上諸侯太夫可知杜以賈服用穀梁公羊乃爲此說以改之殊爲未允君目臣凡之文魯卿仍見名氏非苟從簡略者若無他義何爲省文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補曰疏曰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非禮明矣文丞案何休曰錄以歸者甚惡晉以者不以者也言執又言以惡之可知惡晉不斥晉侯者明莒邾有罪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補曰王貫道曰書至於齊伐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補曰孔廣森曰自是迄哀公地比西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補曰許翰曰晉卿主兵君也張治曰垂斂之後晉士穀伐許之後晉荀偃當時名分尙明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營者誤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此年圍成下年圍桃圍亦並書者疏曰爲十八年諸侯同圍之也○撰

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唯左氏作郕音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補曰邾宣公也以後葬矣○撰異曰二月唐石經公羊初刻作三月瞷左氏作貜公羊作眴聲轉得通孟子注瞷視也士皆禮注引瞷良人作見或作覭齊成覭我作成覭又作成荊考工記頭脰注故書覭或作貜鄭司農云貜讀爲鬙頭無髮之鬙

宋人伐陳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撰異曰桃公羊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撰異曰左氏直云高厚無齊字伐我北鄙桃非有二事唐石經公羊段玉裁曰以傳考之此與上齊侯經不誤案段從左氏恐非經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九終

吳縣吳大彬
太倉畢長慶校

穀梁補注二十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襄公經傳第二十補注第二十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補曰此本公羊杜預與介葛盧同直言白狄更劣於介白狄子不得以名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補曰怨接於上者公羊云以其事執是也疏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使人者明罪在君上非謂罪晉也文丞案范用左傳也稱人執有罪昭八年傳文也此發行人例與襄十一年傳互相備疏云嫌晉與楚異故重發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補曰許翰曰齊人四年之間五伐鄙而四圍是者也胡安國曰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撰異曰左氏公羊皆作齊師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補曰月者爲下卒起非圍而曰圍據實伐或順病文而盈之補曰疏曰知非圍者以下十九年致伐不致圍文丞案公羊釋致伐曰未圍齊也注以曰圍斷句非也當讀至下齊字爲句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補曰注非也齊字當上屬有大焉者謂有大齊之辭有病焉者謂有病齊之辭皆謂經之立文也言所以非大圍而謂之圍齊者是所以大齊其實亦所以病齊也非大而足同與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其圍之與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意也言若非以大齊之辭稱圍則何足言同歟方欲言同爲特文故大之言圍也若言同伐齊則不可矣傳與字各本誤作焉涉上二句而誤今依音義楊疏唐石經余本改正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讐則亦病矣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病意也如上所云所以大齊者爲欲言同故耳非實欲大齊也言同者以明諸侯同罪之許翰曰言得罪於天下也是也夫齊亦一國今乃爲天下所同罪則齊亦病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有病齊之辭也經之此文專以書同見義伐齊而書同猶外楚而書同皆爲特筆既書同以見其義則宜書圍以盈其辭此傳六句曲盡經旨特以文義深奧故自注疏以來莫能通其說惟王引之說此大概近是今取其說而增改焉王氏又引僖六年傳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以爲文義略與此同亦足匡范之失公羊曰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與傳意亦相近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補曰重發例故省傳曰之文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補曰注上句本杜預齊不與盟與諸鄭事異也下年盟澶淵始有齊左傳又謂是年十一月齊晉盟于大隧○撰異曰柯公羊作阿

晉人執邾子補曰晉侯稱人者邾有罪

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京城北之類是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會于蕭魚之類是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怪不致補曰常例二事偶亦當以後事致傳不言者伐齊自是大事不嫌當致會故據京城北蕭魚之例以問曰非也

不復伐齊補曰下文獨衛伐齊耳士匄還師又不成伐

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此與盟後復伐無異補曰明以有執君取地之事故雖盟後實不復伐而從盟復伐則以伐致之例也此與柯陵致會適相反彼當致伐而致會此當致會而致伐也疏曰據此傳文事實在邾不關於齊而以伐齊致者以明既盟之後執君取地與盟後復伐無異故託事以見意罪晉執君惡魯取地也劉敞曰爲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甚焉交譏之謝湜曰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黃震曰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文烝案諸執諸侯稱人以執者較稱爵斥執爲愈其實亦非全與之傳於此見之矣惟晉文執衛侯爲合義則別有善文

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

取邾田自漷水

以漷水爲界補曰此本杜預也袁篇直言漷此加言水者文無所連單言自漷則意未足與梁山相似書禹貢或言澧水史文之常也軋辭也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委曲也辭也多補曰疏曰公羊以爲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軋辭者謂經言自漷水者委曲之辭也一解言取邾田委曲隨漷水爲界之辭言其多也

其不日惡盟也

補曰盟不日者惡之也疏曰謂執君取地文對此於執君取地後追論盟之會曰其日善是盟也與此文相後又追論盟之不日以見惡彼於陳蔡歸國不日善其意一也惡之則不日猶渝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補曰衛之舊君在齊而伐齊非爲舊君猶衛之亾父在戚而圍戚非爲亾父也父子之變大矣故別取義君臣之變多矣故爲平文穀梁公羊皆無說焉爲孰謂二家之學鑿空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撰異曰環公羊作瑗徐彥曰左氏穀梁作環字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

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補曰受君命而誅其人於我無所加其怒生則誅之死則已此正禮也不伐齊喪合禮詳錄之乃以善之善之則

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補曰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作忠董仲舒曰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補曰專命卽專大名失善則稱君之義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功也鄭君釋之曰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案如鄭意以乃還爲惡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惡之者彼以遂違君命而反命與此意少異此既善不伐喪又爲事畢之文欲見臣不專君匄故以未畢之辭言之文烝案鄭以還爲致辭不可曉還者將至國而未至也乃者亾乎人之辭說見僖三十一年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告君命乃還不敢專也補曰聘禮說聘使習儀事云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公孫歸父至楹聞君薨家遣左氏公羊皆言墠帷復命於介劉敞曰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劉以爲未入齊地宜還今案至穀入齊地則宜退至晉竟而請焉還者反而在路也則宜舍斯義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撰異曰嘉公羊作喜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補曰晉士匄不成侵齊之臣子免於危懼故從時葬正例善晉而幸齊也

城西郛補曰杜預曰魯西郭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地補曰此柯當云衛地

城武城補曰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卽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得濮臺滅明孟子稱曾子居武城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濮臺滅明武城人實一地文有祥略也其後謂之南城田齊世家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漢書地理志作南成屬東海郡至晉志乃復作南武城與杜氏同未知何者爲正也武城卽南城顧炎武考之甚詳其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大戴

禮盧辯注以曾子爲魯之南武城人子羽爲魯之東武城人不足據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非魯地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補曰速○撰異曰速公羊作遬後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補曰下魯伐邾渝盟非晉意故從書日常例魯渝邾皆日此亦從例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撰異曰濕又作隰左氏公羊作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撰異曰光左氏作黃後同案說文炗从火在人上古文作茂黃从茂聲古書炗與廣通又與桄橫通廣橫皆黃聲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補曰重發傳者義異故重舉不奔而稱弟辭同以屬通之例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之惡也疏曰鄭釋廢疾亦云惡陳侯補曰陳侯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補曰黃震曰襄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三叛皆季孫受之爲逋逃淵藪者也呂大圭曰非公命不書自宣成以來書之政在大夫也○撰異曰漆左氏或作泰凱曰大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以故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重發傳者此以地來嫌有異也漆閭丘

不言及小大敵也補曰君子於言無所苟此與昭五年言及稱莒無大夫重地而目其者以邾畀我邾快之來奔解以解來奔解及又相對也昭五年傳人此亦應與彼同傳不於此言之於此言重地所以容彼二言莒無大夫則邾可知也公羊曰邾婁無大夫子家傳於莒挐邾鼻我邾快之來奔直奔不以地來亦目而書之故不邾莒無命卿並合傳旨矣若然莒之來奔有地無地皆得目者邾與魯最爲密邇魯視之不與之來奔有地無地皆得目者邾與魯最爲密邇魯視之不與莒同史書邾事較莒宜詳經皆因其舊也公羊說畀我快之奔曰以近書葢謂邾近魯嚴顏舊說未可用也此叛也說在昭三十一年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補曰疏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麻法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文悉案漢書高帝紀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紀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同劉炫以來疑此事者多矣求諸日月交會之術則自漢至今諸麻家皆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必不得頻月食百年及漢初其誤不約而同且古書何一非傳寫者辭亦遁簡縑紙之迭代傳寫致誤則不應二十四年一事兩日而疑以傳疑則又不類夫甲戌已丑史本從赴日有食之乃據所見於經或可兩存於史不容一誤卽或誤視氛珥豈得遂筆諸書又不應似食眞食頻月爲常而襄公及漢初之史同歸誤視且古之治麻者合朔之差則由平朔交食不知史必不以不食爲食而君子脩春秋既正其朔亦必不於不食之食而不之正也石介曰天道至遠不可得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難矣子以斯言爲信○謂後月之食爲氛珥相侵此王夫之說猶金履祥以尹氏卒爲鄭尹氏卓爾康謂桓公甲戌年正月已丑史偶倒其文皆穿鑿無稽之言也汪曰愼語予日食於古爲災變無推算之術故有誤視者愚以爲不然食與熒惑太白之逆亾異足知厤所可推者不害其爲變也通典載鄭小同議所稱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爲大變月食星逆爲小變言厤紀推月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日日餘之兆形於前此爲古有明法是確據也小同荅以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厤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是則沈

約宋厤志所謂六家厤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孔穎達書正義所謂古眞厤遭戰國及秦而亾六厤皆秦漢之際假託者也曾子問論諸侯旅見天子諸侯相見入門廢禮之事日食居一又有嘗祭而日食之文是則劉邵所謂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者也曾子問又云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又云安知其不見星也是又聖人愼重之意雖有其術而弗論亦所謂知其不可知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子商任商任某地補曰

當云地闕左傳曰銅鞮氏也

庚子孔子生補曰左氏無此文今本公羊多十有一月四字唐石經以下皆然據陸氏音義知公羊亦無十有一月其有者乃別本之誤也上有十月庚辰朔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疏曰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也疏又以此文爲傳所錄唐石經穀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玉裁曰要爲作傳者所記非經語馬端臨以爲經非是文烝案傳始本與經別行豈得於小大敵也之下突接此句不爲傳體而爲經體乎又豈得無月有日乎公羊之傳亦不得爾此蓋弟子既受經於聖人退而敎授附記於經以標顯一家之制作穀梁子作傳時所據經已有此句公羊之經出於口授即是此本惟左氏別有傳授故其經無此句而獲麟後則有續經三年事也續經終孔某卒稱名恆稱也此附記孔子生稱子貴稱也凡王朝列國之臣自列士大夫以上通以子爲貴稱大夫以上又稱夫子故書雖誥曰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士相見禮曰某也夫子之賤私春秋列國所稱見於內外傳論語曲禮檀弓孟子者皆如此而魯衛齊言鄭之上下大夫其生既以子連氏其沒則多以子配氏謚孔子以魯司寇而稱子又稱夫子猶此例也孔門弟子面稱其師或曰子或曰夫子其私論之或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或言未有盛於孔子其追記師言或稱子或稱孔子皆從大夫之貴稱此與聘禮射禮大射儀之某子爲他國大夫之稱鄉飲酒及比耦之稱士相見禮之某子爲告神之稱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爲作酬之稱士相見禮二三子幷諸稱吾子稱子者皆不同而同也唯論語檀弓稱二三子稱三子者本是君稱羣臣羣臣相稱之辭而師稱羣弟子平敵相稱皆用之又陳亢於伯魚子貢榮溺於子路子路於丈人平敵皆面稱子此等通學士以下並爲例之小變於是七十子以來學者所師皆稱某子於是孟子以來專以夫子爲尊敬之稱而平敵以下面稱通曰子幾與爾女無別世遂以子爲男子之通稱而馬融因誤注論語首句

矣○何休曰時歲在己卯徐彥曰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王引之曰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麻甲寅元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有謂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之六十二歲者則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由虞恭等庚申之說上推之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麻以爲甲寅則庚申爲戊戌己酉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由馮光陳晃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麻爲壬申上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壬子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壬子爲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孔廣森曰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文烝謹案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證以鄭君緯候之學文王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蒭二十九年其明年改元數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又加以隱元年至此百七十一歲則自文王受命至孔子生凡五百三十一歲也左傳稱禽父事康王而史記魯世家伯禽以下有年數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元年以爲卽眞公之十五年而武公凡十六年成王元年命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其引世家則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武公二年此張衡等所謂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者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補曰左傳曰復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氏無滕子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補曰賈逵杜預以爲庶其之黨○撰異曰畀公羊作鼻案說文鼻引气自畀也从自畀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無訟君之事而亦有及文嫌異故也及慶寅慶寅累也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族嫌又與箕鄭父異也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補曰不言復者弟者親貴之稱苟有位無絕理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補曰疏曰欒盈先入曲沃後復入晉故云復入也後入曲沃不云復入者兵敗奔曲沃已有復入文故直云入曲沃不再言復入文承案左傳稱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公羊謂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此疏所據也其實盈由曲沃入晉經但記入晉耳其先之入於曲沃經所不論也以復中國之辭言之者盈帥甲入絳篡大夫位與復其位者同下殺著弗有之文非晉復其位可知故不嫌也不言自楚自齊者二國無奉盈潛至唊趙是也兵敗奔曲沃直言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者亦以下殺著弗有之文則叛可知也何休曰篡大夫位例時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晉地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本作雍渝公羊作渝案今雍俞同或作雝俞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救重發傳者聶北先言次此後言次嫌異也鄭嗣以聶北爲本欲遥爲之援又以此文亦爲遂其意皆非也公羊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此解最明白此文本當從莊三年次郎三十年次成之例特以郎成是君將故直言次而不言救明不得與聶北遂其意者同此是臣將臣受命救晉而不能救不可以其不能救而廢所受之命故先言救以明公命後言次以明豹之不能救也傳於聶北既言非救又言遂齊侯之意此直言非救不言遂其意明與公羊義同也曹伯襄之言復傳曰通王命公孫敖之言如言復傳曰不廢君命不專君命公子遂之言復傳曰不專公命彼數傳屢言之則此可知也何休曰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

言救范注本之救爲通
君命則次爲惡豹自明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補曰紇許之子臧武仲左氏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服虔曰武仲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者紇本有非卿故不書然則書奔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者紇本有氏而史書臧孫非例所卒則書氏無所嫌故仍史文也其卒則書氏無所嫌故仍史文也

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蘧伯玉曰補曰蘧伯玉衛大夫名有罪蘧伯玉曰補曰蘧伯玉衛大夫名

秋時年近百歲論語記其使人來蔡邕所謂蘧瑗保生也其使人來蔡邕所謂蘧瑗保生也

補曰臧武仲不善處季孫之間至於出奔故伯玉爲推本之補曰臧武仲不善處季孫之間至於出奔故伯玉爲推本之

論以爲武仲不能以道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載仲尼曰論以爲武仲不能以道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載仲尼曰

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

而施不怨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知一時而施不怨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知一時

推重至目之爲聖人故聖賢互有評論也論語又曰臧武仲推重至目之爲聖人故聖賢互有評論也論語又曰臧武仲

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則又論其奔後事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則又論其奔後事

也或謂伯玉平日汎論不指武仲如禮器引君子之人達耳也或謂伯玉平日汎論不指武仲如禮器引君子之人達耳

此殆不然案論語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止此殆不然案論語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止

則有去國之義故夫子嘗去魯矣伯玉亦再從近關則有去國之義故夫子嘗去魯矣伯玉亦再從近關

出矣專之去則台乎春秋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出矣專之去則台乎春秋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

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爲大夫補曰經惡之爲弗有也稱人者眾

辭例

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補曰左傳例輕曰襲傳稱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孔穎達曰經不言遂者閒有他事故也僖六年遂救許二十八年遂圍許亦閒有他事而言遂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言遂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襲莒亦不可書遂爲閒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文烝案隔絕既多又伐晉已言遂不可復書遂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補曰羯速之子孟孝伯○撰異曰羯公羊作偈又作褐亦或作羯後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補曰案大水例時此及上伐皆不蒙月也水災成於七月故在七月下八月上以此知夏秋書大水者不必四月至

六月七月至九月矣若大旱則必至六月九月雩不得雨而後書與水異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補曰夷儀衛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魯也○撰異曰夷彥曰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撰異曰鍼公羊作咸亦或作鍼唐石經作鍼

叔孫豹如京師補曰夷儀衛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魯也○撰異曰夷彥曰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葬蔡景公

葬陳哀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不備三牲臺榭不塗塗堊飾補曰爾雅闍者謂之臺李巡曰積土爲之有木者謂之榭李曰臺上有屋此榭與堂皇不同韓外傳塗作飾弛侯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設射補曰疏曰獨舉燕射其實大射賓射亦不行也或以爲燕射一侯禮最省故舉之以明餘者亦不爲耳案韓外傳無此句廷道不除廷內道路不修外傳廷道作道路曲禮曰馳道不除鄭禮曰馳道不除修除補曰韓君曰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補曰韓外傳布作補祠曲禮曰祭祀不縣雜記孔子曰凶年祀以下牲此大侵皆禱禮通名爲祭祀耳注所引禳厓文祀今作祭鬼神禱而不祀祀補曰韓外傳祀作之禮也補曰毛詩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賈子曰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二文與傳及曲禮韓詩外傳皆略同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弒其君光補曰齊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故言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補曰齊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故言師師伐我北鄙

將淫崔氏爲此見弒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弒之故傳載其致弒之由以明崔杼之罪甚補曰邵所云有過猶言得罪也案左傳崔杼娶東郭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注前說據通姜事邵說據賜冠事其實當兼取爲說失言於崔杼一事也淫通崔杼之妻又一事也傳以莊之無道經歷書之惟此兩事其惡未著故特發傳成十七年論之詳矣莊不從甚惡例稱國者禍不從殺大夫而起非莒吳薛夷狄小國則治大夫者從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補曰案左傳曰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賄晉侯以宗器樂器晉侯許之此與文十五年盟扈相似不從散辭之例略之者初爲會時但謀報怨未聞弒君事實與扈盟不同故從常文也至於既聞弒後不能討賊晉與諸侯之罪固無可辭但此等之義文外自見文中所未暇論晉本非以討賊徵會則無爲於會而譏之故會夷儀以報怨不譏不討齊會澶淵以救災不譏不討莒盟不譏不討皆以弒事與會事本不相涉得與常會一例也澶淵以善事而有變文加文明其若非善事則與夷儀郭同也文十五年盟扈則本

以討齊出十七年會扈則定宋新君於伐後其伐亦本以討宋出故皆略之爲散辭桓二年會稷則又直爲成宋亂出故深誅其心加言以成宋亂也程端學嘗曰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此言大概是也此不書伐齊者杜預曰齊人逆服兵不加是也或又以言伐則嫌予晉討賊故沒其文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補曰此本杜預杜以爲齊亦同盟孔穎達引二十八年傳齊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文丞案上既不言伐齊則此并沒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邢遷于夷儀衛滅邢還名夷儀文丞案十六年以來書衛侯入則無所嫌不名者後復歸名故此略之未得國都故不言復也此事蒙上月與入櫟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補曰此在時例徐取舒楚滅舒鄝舒庸舒鳩皆僞姓夷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補曰此亦一歲再伐與成三年伐許同我則一從平文內伐亦彼既狄之故此從平文矣若齊之侵伐徐彦曰公孫囆云云亦然○撰異曰夏公羊作囆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于謁者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所以攻巢之門者爲其伐楚卒而不言也然則伐楚經巢者外乎楚也若但言伐楚卒在楚也言于巢者則卒在楚也補曰攻巢門曰門于巢則門于巢乃伐楚之事故不在楚也先攻巢然后楚乃可得伐補曰疏之援故先攻之然后楚可得伐或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文丞案巢即文十二年楚所圍者

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 補曰明由伐楚至死其見以伐楚卒何也據伐楚惡事無緣致本意補曰此亦不至死古者大國過小邑狀若侵伐者小邑必飾城而請罪非致其志注非也問此者疑伐楚禮也飾城者脩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補曰飾城請罪則無攻門之事吳子謁伐楚至

巢入其門補曰左傳曰門焉公羊曰入門乎巢皆謂攻之公羊又申之曰入巢之門則謂攻入之傳意亦同也言巢不飾城請罪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補曰舍止息之處是所謂以伐楚卒蘇轍曰言卒不言滅者死而非獲也即左傳杜預說侯相見軍衛不徹泥以伐楚之事攻巢之門本非巢之不故事可無備乎君親爲飛矢所中是其無備明矣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補曰自輕謂攻門無備也經意責巢尤責吳子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補曰言古者諸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補曰史記謂之殤公漢書古今人表有衛殤公劇剽元年其曰何也殖棄聲相近作劇者誤此不正稱公孫知不正也

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補曰此解書日義非解君字里克殺卓亦曰弒君明不必父之父立以爲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爲君者雖不正亦正故不去日別於凡弒不正者君臣之義父子之道備矣劉歆言徵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唯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今案此條稱君爲大義書日爲微文下二條書叛爲大義書日又爲微文非傳何以知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補曰非自外入無所謂復也以者不以據有邑土猶後世之言反也義在昭二十一年傳凡言叛者皆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是也孔穎達論之甚明又與潰略同公叛直叛者非直叛也左傳曰以戚如晉是以戚出奔晉胡銓曰書叛者君剽也春秋原情定罪故兩君之也張自超曰書叛於剽則林父向日逐君之罪并著何休曰叛例甫弒術未歸之間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撰異曰衎本亦作衍

衎實與弒故緣日以見之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補曰王符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此類是也此傳及上傳專發日義聖門相承說也舊史大國君奔歸入者皆書日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已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亦其類也疏曰傳例歸爲善復歸則居其兩端今喜既弒君衎可言歸但以與弒故從平文云復歸書名因以見惡耳不言入以明歸罪於甯喜也文烝案左傳曰改言復歸者與突歸于鄭同義歸者易辭彼則祭仲易其事此則甯喜易其事也但突則嫌與善辭相亂無以見其知弒故與出奔皆仍史文存日所以明其非善也彼言歸而此言復歸者突本未有國衛侯

則舊有國也書衍者失國常文也疏多誤解引善辭之例是一誤謂復歸小劣於歸乃同公羊是二誤專以書名爲見惡而不知諱日爲正義是三誤

違戾本傳是三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補曰依左傳晉人者趙武大夫經例宜稱人以會鄭良霄獨仍舊史稱名氏者明欲爲異文特顯之序向戌上者蓋時以其先至於會進班在上左傳以爲向戌後至也又或謂宋人非卿故稱人序鄭下此說與蜀盟齊人同亦可通也不致者時晉助孫氏以討衛本是惡事又外皆無君故沒至文與翟泉蜀之盟同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撰異曰座左氏公羊作痤程端學曰公羊作座案今公羊不作座呂本中曰穀作

座程

葢誤

晉人執衛甯喜補曰左傳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以

日邪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日卒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補曰此因朝于楚而卒也疏曰案薄氏駿云此自發例於大國不關於小國或詳或略許男書日未必正也范苔云春秋稱世子固有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曹伯射姑亦是其例玁且之卒連於日食之下何以知其不日然則范之此苔據何文得知又周之襄王與恭子何以爲別又薄氏之駿不問射姑而范苔探意太過者案左氏襄王是惠后之子明襄王是嫡也故文八年書八月戊申天王崩恭世子是獻公烝父妾而生僖五年被殺不日故知雖世子仍非嫡也薄氏之意見射姑稱世子而卒不書日故駿云發例於大國小國自從詳略故范以射姑非正苔之據陳侯款僖七年甯毋之會亦言世子至僖二十八年書卒之上亦不日明稱世子亦有非正也捷菑既貶則玁且是正故知玁且之卒蒙上日食之文可知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王正而稱世子申生不正亦稱世子據此言之明有不正而稱世子者文烝案申生款稱世子皆正也申生自在殺例款當在惡之之例惟射姑似非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補曰晉楚弭兵會盟之善者義在後傳杜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郤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於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孔穎達曰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交丞案晉先楚者史文之常不論其信否君子仍史之舊○撰異曰奐公羊作瑗

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與里克同與元咺陽處父等不同將發其義故備其文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鄭嗣曰若獻公以喜有弒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既入以爲大夫而復殺之明以他故補曰疏曰徐邈云涉猶歷也文丞案公事公家事也此亦所謂殺之不以其罪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獻公即衎也鄭嗣曰書甯喜弒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補曰由君弒君謂由衎弒剽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撰異曰專左氏公羊作鱄

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補曰故曰喜之徒專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則無罪專有是信者補曰言專之也故稱弟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言君本使專與喜爲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補曰直亦信也古書於尾生直躬或稱直或稱信是信直同義也專承君命以賂約喜君賂不入而反殺之是君使專失信乎喜故出奔晉也三句申上專有是信之意范注末二句似是而非織絇鄔鄣者著屨舄之頭卽儀禮絇繶純是也文丞案鄭君曰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鄔懿行曰織絲爲之信補曰二句幷言其奔後事以足文意專小貟也專以君之小貟釋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終身不言衛恥失專之去合乎春秋何休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春秋鄭君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君

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
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
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
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補曰案上
言專以守信而奔故得稱弟正解經文已畢此又言其去國
之深得事宜合乎春秋之義也專雖守信終爲喜徒嫌其雖
著弟文不得以去爲善故明專之去實是善也但較叔脾則
不如之故一兼稱字一直稱名一云取貴一云合也鄭君比
之微子李廉以爲過美而其說大概近是宣十七年穀云專
之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斯言不易矣陳光出
奔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此不言者言專有
信言專合乎春秋則舉親以惡衛侯可知上傳已云惡獻公
故此不
言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補曰
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補曰
疏曰趙武恥大夫書至不舉氏姓補曰從大夫書至諸侯
大夫不臣豹云者恭也由上見契之例明其恭於君
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補曰若不欲爲大夫臣之
辭則當不言諸侯而不出

豹凡春秋之義多以兩文相對而見傳合溴梁言之特顯此意其臣恭也補曰當云臣且恭
不臣不復論省一且字耳溴梁
其恭不恭晉趙武爲之會也補曰之會是會也是會主於
美戰是之故既後會澶淵傳見此傳言外不盡之意朱子之
說大學所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者也案左傳宋向戌欲弭
諸侯之兵以爲名而前二十五年趙文子語穆叔先有此意
足與傳相證也葉夢得謂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事未爲善
讀傳者又謂左氏得其事而不盡其義公羊既不知事又不
知義則皆信也趙鵬飛曰夷夏交歡諸侯用甯其功大矣不
可謂權出大夫而卑之也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
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文烝案書
及者以內及外之文不知○國語曰是行也以藩爲軍拳菟卽利而舍候遮汙衛不
行韋昭曰藩籬落也言不設壘壁拳引也菟菟車也卽就也
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候望遮遮罔畫則候
遮夜則汙衛謂羅閽狗附也張羅閽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
之前後左右謂之羅閽又二十人爲曹輩
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晉而設
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
不行晉不設之文烝案晉語記此以明晉之有信楚不
敢謀蓋亦齊桓不以兵車之意又可見他會盟之大槩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補曰何休曰豹爲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補曰何休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補曰史記名泄心簡王子泄蓋當作世故國語注作大心猶樂大心作樂世心彼世亦或作泄也案左傳記葬靈王在下年五月公至後傳言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又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人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是時鄭有卿往會葬則魯亦必有會者魯既會

葬則知傳及公羊謂以不志葬爲正者信矣公孫敖弔喪若不奔莒或當不書毛詩序稱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在僖公時左傳成二年稱臧宣叔如晉之文假卿出竟亦或有之葬雖有卿往亦不得以不書爲疑也至五王之獨得以不志葬示義者傳無明文以其時考之平桓之崩則春秋之初也惠之崩則齊霸之盛也定之崩則春秋之中也靈之崩則夷夏之弭兵也不志葬之義獨在五王其以此歟

乙未楚子昭卒補曰楚康王也史記論衡康王名招字何休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文烝案下年五月有庚午左傳有二月癸卯若此有閏則不得合故陳厚耀顧棟高皆疑之今姑從何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補曰傳例曰存公故也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錄在昭三十年傳公羊曰正月以存君也何休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以爲成襄昭適晉並踰年不言在親倚之情此之國內孫復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文烝案左傳公於是有親謎之事四月又有送葬之事陳厚耀鄭伯許男皆與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補曰案至自楚亦皆月亦危之又其久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喜之也凱曰

遠之蠻國喜得全歸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此致君之意義也補曰疏曰於此發之者以公遠之蠻故傳特發之明中國亦同也

庚午衞侯衎卒

閻弑吳子餘祭補曰卽戴吳也不日者卒例也吳與莒弑各二皆同○撰異曰弑左氏音義作殺申志反閻門吾也寺人也爲閻反閻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也文烝案祭統曰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君曰古者謂夏殷時明周制守門以刑人音義曰寺本又作侍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補曰疏曰人臬二儀之氣須五常之性備然後爲人閽者刑形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復齊於人也不稱其君閽不得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反放之君也補曰何休曰不言其君者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禮不君不使無恥無恥知恥否不近刑人補曰公羊同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君不使無恥之道外不得狎敵內不得近怨何者吳謁以狎敵蒙禍餘祭以邇怨害身故不得狎敵邇怨也近之劉蕡對策曰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是也

邇怨補曰疏曰范以國君不仇匹夫犯罪則誅之故知是閽怨也近刑人與邇怨一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補曰據左傳公孫段於良霄死後乃命爲卿此不言鄭人又不直言鄭段明是特顯之昭元年左傳言城淳于明非緣陵故都葢遷而後城之故直言城杞也不言遷者略之也杜預謂淳于本州國都州公以國杞并之○撰異曰儀公羊作齊徐彥曰左氏經作大叔儀段玉裁曰今左經作世叔儀昭三十二年有世叔申哀十一年有世叔齊則此作世叔無疑左傳乃皆作大叔耳齊者儀

之曾孫申之子公羊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補曰誤也左氏無邾人地謂四竟之內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鄭君曰得猶足也其民足以滿補曰城謂都城始封必城其國都以自守也補曰謂時遷國滔于修其城而自守補曰謂時遷國滔于修其城而所益亦自守之事杞不能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之正指諸侯城杞時政在大夫故變之正又指大夫觀傳所言知春秋之義因時而殊矣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

吳子使札來聘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故不稱公子非也此與楚薢秦術

並是夷狄得有大夫之文非有異例傳所云成尊於上也稱吳子與楚秦義異稱札與楚秦義同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補曰檀弓孔子曰延陵季子其人故進稱子家鉉翁曰荊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之例吳之習於禮者也吳所使得使始至書君書大夫爲也明矣高澍然申杜曰書來據已至魯言書荊人文相當若非善其能使賢故貴之家氏說是此聘與子使薢不爲善所使者秦伯自是常文楚於文公時本進稱子故與此異也如傳說吳子卽實夷末此子必非喪稱當與齊頃公同例矣札者壽夢之少子其長子諸樊次戴吳次句餘次札故曰季子謂之延陵季子者公羊以爲季子讓國於闔廬去之延陵史記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左傳載札讓國事在諸樊時稱之爲延州來季子鄭君以爲延陵卽延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居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三字其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賢也補曰能使賢則亦賢矣故有可進之理所謂欲知其君視其所使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二義其名

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補曰疏曰上謂君上文丞案傳言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取足稱使耳札自從萩術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狐及譏其以讓階禍劉絢胡安國張洽遂謂春秋貶之皆非經義

秋七月葬衛獻公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剽弒而入前有明文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

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姞姓姓在晉之北史

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傳所言解時但有言燕者補曰疏曰傳言從史文者明時有直言燕者而仲尼從史文也丞案經例國名皆從主人此書齊事則齊爲主人但當時齊之稱北燕實直稱燕不稱北燕經以北燕書不在名從主人之例乃在從史文之例故傳特明之也史所以書北燕者蓋別於南燕之直言燕或以詳錄加北無義例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齊高無丕出奔北燕是北燕從史文之證也名從主人亦是史文既有從主人之言之也孟子論春秋曰其文則史傳曰從史文語意相似明穀梁子與孟子其學同出聖門也傳之釋經皆直述所受於師語北燕從史文聖門相承之說如此公羊經師習聞其說而不得其解遂於齊高偃納北燕伯之傳謬爲怪說以附合夫子信史之言此其展轉失眞最爲乖刺而劉知幾遂肆筆議經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泰

夷傳曰書王以正與夷之卒然則義有所明皆須王以正之書王必上繫於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般弒父之罪爾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非以錄薳罷之聘補曰泰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之卒然則義有所明皆須王以正之小誤也稱王治魯桓足知諸弒君者並準此義無須一一備文與夷之弒特以其爲春月第一事故耳至於弒父自立尤爲莫大之變應須復顯王文故特存王月於聘以表斯旨孟子曰世衰道微子弒其父者有之春秋天子之事成春秋而賊子懼此之謂也因此又知舊史於諸聘或皆具月矣楚商臣弒父其年本有王月明其實不弒所以別之○撰異曰罷公羊作頗一作跛後同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補曰固之被弒爲其淫而不父○撰異曰般本或作班左氏亦同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傳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楚公子比弒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般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不日而曰夷之何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

之夷狄君卒皆不日以略之所以別中國與夷狄夷狄弒君而日者閔其爲惡之甚謹而錄之中國君卒例日不以弒與不弒也至于卒而不日者乃所以略之與夷狄同例補曰夷之者孟子稱父子相夷趙岐注載一說釋爲夷狄是當時常語也疏引鄭君釋廢疾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云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文丞案鄭說卽徐注所本於理可通今思之楚世子商臣與公子比兩文相對爲義商臣弒日則不弒也蔡世子般與許世子止兩文相對爲義般弒不日則爲夷之止弒日則不弒也其義互相易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補曰憂傷之所生案齊災以甚志則書大災也服虔曰不書大非災大者下有伯姬卒則大可知故省文異曰左氏作宋伯姬陸淳曰衍文也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非也○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補曰明死災也疏曰外災例時今因伯姬災卒進日在上其見以災卒奈何補曰疑君母之舍失火補曰夜失火不宜死災伯姬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宵夜補曰傅母蓋所以傅相其德行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補曰傅母蓋所以保安其身體古者后夫人有傅姆則保母卽姆也鄭君昏禮注曰姆者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也案傅母保母皆女師也案傅母保母皆女宗廟亦與避火無涉然則伯姬言此者蓋自以身爲寡婦昏夜之時不欲下堂出門又不欲明言其故因時傅母保母皆已前沒故假廟中之禮以拒左右推其心則胡瑗孫覺謂之婦人之伯夷劉敞以爲求仁得仁者也論其理則卽程子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左傳說此事以爲待姆公羊以爲傳至母未至當皆傳聞之誤所謂道聽塗說者歟公羊之傳卽左傳姆字卽保母也何休注誤遂逮乎火而死補曰卒不下堂也婦人以貞爲行者也補曰是所謂以災卒劉向列女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班昭女誡引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訖伯姬之婦道盡矣補曰疏曰其公卒雖日久伯姬能守夫在之貞故曰婦道盡文烝案伯姬遇災猶能守義平時

有貞行可知矣行貞則婦道盡○予妻沈印齡論此傳曰婦人雖無外事然亦有百行雖有百行而貞爲之本故列女傳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六目而道則盡於貞矣以敬姜之賢也聖人直曰季氏之婦不淫矣亦此義也予甚善是言謂能通穀梁國語列女傳詩箋之意夫自劉向作傳孽嬖外分六目後漢書因有列女之篇其序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史體固應爾要其立言爲有弊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補曰詳者謂以卒日加災上也賢其死正以賢其平時孫覺曰伯夷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耳其妻婦耳爲伯夷其姬又何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其姬之行不見列於春秋則宋國之愚天王殺其弟佞夫補曰王弟亦王子故名也爲大夫則字王季異曰佞公羊作年案年與佞聲近佞仁聲秊从禾干聲說文仁古文作忎亦干聲干古讀若仁也又說文邾讀若宣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補曰首惡猶主惡謂目君也天子曲禮曰君子不親惡葢亦此意疏曰嫌天子之殺弟異於諸侯故以輕況重舉重以明輕是輕重之道並見矣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補曰君兼天子諸侯言之

天子諸侯皆無忍於其親之義而親之專以今王今公錄者獨此二人何得無罪見殺乎僖五年何休注曰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何不論王子王世子王母弟者何注宣十年十五年以爲天子不言子弟故也準諸此傳則天子諸侯皆同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補曰甚之者甚其忍親故直稱天王以首惡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周無外補曰此本杜預郎傳例所謂周有入無出上下既一見出文以後皆從正例

秋七月叔弓如宋補曰叔亦稱敬子月者爲葬

葬共姬共姬從夫之謚補曰此本杜預杜又曰卿共葬事禮過厚傷伯姬之過災故使卿共葬鄭君說左傳曰夫人之喪士弔下大夫會葬禮之正鄭意此是古制晉文襄之霸因而不改也內君夫人葬例日外諸侯葬以時爲正以此差之則內女爲外夫人書葬者宜以月爲正恩錄之文輕重不爽○撰異曰葬下當有宋字此脫也左氏公羊皆有宋字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補曰失國卒災傳各備文者月卒日葬日卒月葬事情各異也春秋於宋共姬盡其事者五詳其事者二特崇之者一隱之者一

一一人之身錄之甚悉經辭之繁而不殺無若此者良以家人之義利在女貞夫婦之道人倫所始深著其賢爲後世勸也詩始周南召南春秋錄伯姬其意不異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補曰不復出鄭良霄者略之良霄未絕也

鄭人殺良霄補曰趙汸曰獲麟後史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宗豎者省文也鄭良霄事與陳宗豎同而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而殺之各是一義於經不得相蒙也劉侍讀嘗發此義計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不言大夫惡之也補曰疏曰傳重發之者嫌與復入異故也

欒盈已發

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補曰案中國諸侯葬有故則亦不日卒而月葬是不葬者傳專對許悼公爲說也許悼日卒而時葬明其本非弒當書葬者也蔡景不日卒而月葬實是弒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也不得以他卒葬常例爲疑卒而葬

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失於民有民則罪歸於子補曰春秋變史例而又自變其例者皆義之精也於魯閔之不葬蔡景之葬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補曰此澶淵于夫之洪亮吉以爲宋地洪引說文澶淵水在宋○撰異曰鄂本公羊無莒人脫也會不言其所爲之通例其曰宋災故何也補曰問經何以特增史文與穀成宋亂相似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補曰明與成宋亂各不同也不言以救宋災者以者內爲志之文此會文無內大夫故不言以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補曰案左傳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皆以大夫稱人明救災義主用眾故爲眾辭也救災大事特著善文無嫌於爲卑者亦無嫌於略而貶之故稱人卽足顯其爲眾辭因以示義也左傳稱魯叔孫豹在會以情事度之魯必有大夫聽命經不書者方欲以眾辭一切稱人而於文不得言魯人又不得言叔孫豹會某人某人同於人諸侯以人公之例又

不得直言會某人某人同於盟齊內外皆卑者之文以其姬本魯女叔弓新往會葬魯大夫與於救災義在不疑故遂移會文於下全沒魯文也　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補曰何休曰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文孫案周禮注更償也卽檀弓庚人致禮以補諸侯之哉大戴禮同左傳曰侯伯分災禮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補曰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文丞案伯姬事至葬已畢公羊以此亦爲錄伯姬不可通於傳息兵不相侵伐亦不得以澶淵之會句讀斷謂傳特連言之似得其解而牽合左傳主相晉國於今八年之文從二十五年爲始亦非也此傳八年謂宋盟後八年也言所以得優游暇豫爲此澶淵之會者以此八年中乃中國夷狄息兵不用時也但言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而中國夷狄各不自相侵伐亦包之也但言無侵伐而滅入圍戰之事俱無尤可見也全經十一卷從末有三年之外不見中國夷狄滅入圍戰侵伐之事者獨襄二十七年盟宋以訖昭三年絕無滅入圍戰侵伐之事昭元年雖有取鄆敗狄二事而鄰近之爭曠遠之役固與諸滅入圍戰侵伐者異例君子作春秋愛民重眾而惡戰習亂既久則好始治故於澶淵特見善者乃善其不事兵戎同恤災患其事其時前後僅見也要之皆趙武屈建弭兵通好之力力如論語管仲之力周禮所謂治功曰力者用是又可知宋盟乃春秋所貴灼然著明劉敞說彼經云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皆用傳語甚卓識也漢有孔氏聘辭之書乃是會宋之時宋以折俎享趙武之禮孔子以其多文辭特舉而用之亦足見宋盟之事夫子平日所致意也左傳載宋盟之事夫子罕之言以宋盟去兵爲誣道又引詩美子罕非經義也傳特發此數語者以明君子作春秋愛民重眾而文外之文前後相屬彼此相明者也齊召南解無侵伐八年得之而謂此傳是二十七年錯簡澶淵之會當爲宋之會失其旨矣董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次而王法立又曰不在經與在經無以異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如董生之言則知盟宋不言所爲而會澶淵言所爲誠聖者之文也○劉敞以來說宋災故牽合蔡事似是而非說見十二十五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補曰與臺下又異故重發之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案此卽左氏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大子補曰案左傳嫌與子般同故傳發之以明昭之繼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書非禮補曰杜預曰諸侯會葬非禮文丞案左傳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下大夫送葬自晉文襄改制君薨下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弔下大夫送葬所言當得其實也公羊於此無傳文元年叔弔下大夫弔傳曰其言來會葬何也譏喪事有求焉爾服會葬傳曰其言來會葬何也譏喪事有求焉爾何休於此注曰與叔服同義又於文六年注曰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又於定十五年注曰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五經異義許愼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文丞案此月者蓋爲下葬日

癸酉葬我君襄公

子卒日正也補曰疏曰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補曰莒犁比公段玉裁曰左傳云盩韻相合疑左以莒語訓中國語也案段說卽本服虔論乘壽夢之說其說是也莒言買朱鉏於雙聲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於密州

眉注坿列

第七葉五行自欒共子石祁子始見九行此與稱小十行如穀梁子尸子不同十行如穀梁子尸子沈子皆是

買生
篇末
疊證
十音一

穀梁補注二十一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一　昭公襄公子公子禂也母齊歸敬歸之娣也以景王

四年卽位　時年二十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　補曰疏見閔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　補曰杜預曰傳稱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尙之也衞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文烝案晉先楚者史之舊與宋同也招是陳侯之弟稱公子者出會與諸國大夫列序不可獨出弟文崔子方得之且因與八年稱弟合以見義如彼傳所云也盟折曰蔡叔此曰陳公子招文各異者後有季則前有叔後稱弟則前稱公子各有所當疑亦因史之舊也郭卽左氏號字古通用杜預曰鄭地本東虢國也左傳曰三月甲辰盟經不書盟者傳稱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杜預曰不歃血故不書盟也○撰異曰

弱公羊作酌徐彥曰亦有作國弱者齊惡公羊作石惡陸淳曰誤也穀公羊作軒鄟左氏作鄆公羊作鄟三月取鄟鄟魯邑言取者叛戾不服補曰此當依左傳爲莒邑鄟莒莒魯爭鄟已久季武子救鄟入鄟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其叛此范所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爲竟則亦謂其本是內邑而叛屬莒耳與左氏不異也不書伐莒者李廉曰書伐莒是以討賊子魯也文烝案月者交爭已久幸而得取故危錄之取爲易辭月爲危錄此自無相妨○撰異曰三月各本誤作二月今依唐石經改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陳侯之弟稱歸爲無罪鍼後無歸文則罪之輕重不可知故重發義明與陳光同文烝案傳或又以秦有狄文嫌與諸夏異故重發以明同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大原地補曰即定十三年之晉陽爲唐叔始封地舊說皆如此據左傳鄭子產稱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明晉陽亦名大原故泰莊襄王置爲大原郡即今山西大原府是也而宋翔鳳作小爾雅注據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及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書大傳釋東原底平云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以爲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大原之稱不必專在晉陽其論春秋大原及書禹貢既修大原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以爲此諸文皆非秦漢大原郡皆當是漢志之安定郡高平縣等處爲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漢縣稱高平者取高平曰大原之義也文烝案小雅國語之大原當是平涼非晉陽顧炎武已言之春秋及禹貢之大原亦非晉陽乃宋氏新說宋以漢志說文並稱安定有鹵縣可證大原爲大鹵之說而左傳稱敗無終及羣狄無終爲今直隸遵化州玉田縣由玉田至平涼就戰視晉陽尤遠是則可疑若禹貢大原之文上承梁岐梁岐大原皆雍州地明壺口以西之功既畢乃從壺口東治岳陽宋說蓋是也此不如箕交剛言晉人者蓋以羣狄勢盛進而詳之從正例也然則此事宜蒙上月亦不與箕交剛同○撰異曰原左氏作鹵蓋傳聞夷狄曰大鹵之說因誤原爲鹵也左傳亦曰原徐彥公羊疏曰案左氏作大鹵字穀梁與此同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補曰此申國對夷狄言則不專指晉公羊亦曰此大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說文釋

安定鹵縣之鹵曰東方謂之庶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襄五年注詳矣
西方謂之鹵此原與鹵之義也
補曰此通說經例中國對主人言則專指
魯也重釋例者前是吳今是狄嫌異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補曰時
莒展出奔吳補曰疏曰展簒喻年不稱爵者徐邈云不爲內外
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文烝案疏以展爲簒依
左傳也實未必然○撰異曰左氏作莒
展與亦或無與字左傳曰莒展之不立
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竟界補曰亦義相近
曰疆竟也是以竟爲本訓公羊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
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劉敞曰疆之者何溝封
之也
葬邾悼公補曰邾至此始書葬者魯始會葬
也或前是史略小國以爲常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補曰楚郟敖也卷實弒見下四年
廣森以爲春秋爲內諱也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
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文烝案先

儒劉葉胡陳張等各有說孔氏改之較爲近理而亦失之鑿
深其文辭者固春秋也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者亦春秋也差
若豪釐繆以千里朝夷秋卽爲恥遑計楚君何人哉○撰異
曰卷左氏作麇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麇字二小傳本亦有
作麇
字者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亾乎人之辭刺公弱劣受制彊臣補
曰注以君弱臣强解亾乎人非也訓見僖
三十一年言至河不與所至也名者亦所
以大公別於至黃乃復至穀乃還等文
也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于已
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
遂平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然則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與
此義同二十三年經曰至河有疾乃復是微有疾而反嫌與

上四如晉同故明之補曰恥如晉者恥如晉不得入也所以不得入則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此下傳及十二年傳之文明二十一年亦同唯十三年季孫執於晉或小異也范注言殺恥殺恥乃二十三年之義此及後三文但有恥義無殺義也恥者經恥之著者經著之范言公託有疾又非也言乃復所以得爲著有疾者天不在人之辭故公子遂如齊有疾而反書至黃乃復若非有疾則不得言乃今此言至河乃復與遂同文是足著其有疾也此傳及下十二年傳與左氏皆不合左傳此年晉人辭公親弔少姜十二年辭公爲莒恕取郠將治魯十三年辭公爲季孫既執失舊好二十一年辭公爲將伐鮮虞辭公之說蓋實有之所爲之事或未可據又五年公如晉左傳以爲莒恕受牟夷晉欲止公十五年公如晉十六年公至左傳云晉人止公統觀左氏諸文亦足見晉之有憾其始終無季氏訴公事則由魯國雜史書爲季氏掩罪耳大氐左傳記季氏事多不以實也公羊曰不敢進也何休曰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孔廣森引穀梁下傳爲說

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

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爲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補曰自此滕皆有名者諸君皆不正或後舍狄道正者亦以名通○撰異曰原公羊作泉陸淳所見唐石經磨改及板本皆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原字案說文泉水原也原水泉本也泉本作灥象形字原从泉出厂古籀从三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補曰滕至此始書葬蓋亦所謂少進杜預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補曰稱名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補曰疏曰前明從史文今北燕伯出奔嫌自名之故重曰從史文舉此二者以明例故於後不釋文丞案前事自齊言之此事自燕言

之燕自稱其國亦直稱燕不稱北燕故復明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爲雹補曰以大志非是不時無取於月此月知以月爲例也僖十年冬無月當是歷月矣大雨雹皆不月知亦非例○撰異曰雪左氏作雹與穀梁或本同今本公羊作雪自音義唐石經以下皆同徐彥公羊疏曰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據徐說則公羊作雹陸德明所見已誤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也補曰此本杜預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申楚地本申國孔穎達曰釋例班序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文丞案淮夷不殊會又下伐吳不言及異於殺者何休以爲楚子主會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也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雩之會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執有罪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雩之會楚人執徐子者彼不與夷狄執中國此時楚漑徐又夷也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撰異曰楚人板本公羊或作楚子誤唐石經鄧本十行本亦作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眾國之君傾眾悉力以伐彊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亦月此其例也補曰疏曰舊解凡日月之例多施於內不加於外而云謹而月之者以四夷之盛吳楚最甚從此以後中國微弱禍害既重書亦宜詳故注并引定四年三月侵楚爲證猶莊六年子突王者之師挫於諸侯僖十五年齊桓霸者之兵屈於伐厲故亦書月是其義也徐邈云伐不月而書月者爲滅厲書理亦通也內外之害者內謂吳外謂眾國文烝案杜預曰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張大亨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楚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執齊慶封殺之補曰依常例當如上執徐子再出楚人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補曰左傳以爲朱方公羊以爲防慶封自魯奔吳不書者何休曰已絕於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文烝謂史所本無其不言伐鍾離

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己絕于齊補曰吳封之當言吳慶封爲齊討也補曰楚本爲齊討故繫之齊明其實有弒君之罪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弒莊公光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休止也補曰息休止也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補曰楚靈已改名虔此舉其本名也疏曰元年卷卒不云弒者蓋密弒之託以疾卒楚無良史告不以實故春秋從而書之傳因慶封之對以起其事則傳而竟以傳爲誣亦未敢斷穀梁楚圍弒君與左傳同則其事自在人耳目蓋楚諱其事以疾卒赴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也文丞案此等皆穀梁密於公羊之處劉知幾於卷卒一經譏短公羊無所發明也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貌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爲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補曰依宣十一年例既當出楚人又當直言殺齊慶封也葉酉以爲慶封被執後楚始有殺之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眞爲討慶封伐吳矣不與楚討也補曰不足服人故不與討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補曰貴且賢則人服矣特稱春秋之義所以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者也賈逵上疏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此貴賤之說也論語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又言上知下愚又上下之閒有次有又次漢書人表以聖人仁人智人愚人分九等此賢不肖之說也說文曰不肖也方言肖法也廣雅肖類也貴賤以德以亂治亂則以暴易暴之謂猶孟子言以燕伐燕也夫以燕伐燕而猶可以行仁政此不得已之辭耳豈所以爲治孔子曰懷惡而討卽上以亂治亂也公羊十一年傳曰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何休以爲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與此傳意異此傳曰以亂曰懷惡皆指靈有弒君之罪而言耳疏曰上云春秋之義足以見罪又稱孔子曰者靈王夷狄之君欲行伯者之事嫌於得善故引春秋以明之復言孔子以正之遂滅厲○撰異曰厲左氏作賴徐彥公羊疏曰有作賴字者孔廣森曰古字厲賴通論語厲已鄭讀爲賴漢武紀祖厲

河李斐曰音賴左氏傳有賴人皆寫者異耳杜預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水經注曰亦云厲鄉重發傳者楚莊得鄭而已今靈王兼遂繼事也補曰統七國夷狄之盛儕於霸主嫌稱遂別有義例故復明之

九月取緡補曰疏曰襄六年莒人滅緡以緡立莒公子爲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故今魯得取之不云滅而云取者徐邈云諱故以易言之文烝案徐本公羊得之或諱言入則是變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補曰舍去也何休曰月者善錄之案貴此與臣甲三軍並是謹月而意異

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補曰凡諸侯非受命爲伯者大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大國故二軍左氏哀十一年傳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是知罷中軍爲左右二軍也對作爲文故亦不言初皆省文也此事亦著爲令孔廣森說公羊曰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也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文烝案穀梁兩傳全同明皆不須細論其事孔氏得之抑

凡魯國禮樂刑法政俗之變春秋書之直其文而仍婉也諱其義而不盡也蓋多有因史法之舊者明堂位曰魯王禮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言史法則然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向內也疏曰注足傳意即接我之謂以與來奔重發傳者疏曰庶其以邑來而不言及此言及故各發傳也及

防茲以大及小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內城邑同也杜預以防茲爲二邑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地來也補曰以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刪正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祿其人補曰重地者兼重魯得地胡安國高閌所謂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疏曰此傳獨言重地所以顧畀我快之文莒牟夷獨言重邾庶其黑肱不言重地又以包邾庶其黑肱之文此等皆穀梁簡於左氏公羊之處蕭穎士欲爲編年之書於穀梁師其簡而不知者乃謂其

大體寂寥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補曰月者蓋滿一時也如晉未知何月若是二月末則未滿當爲下敗師日故月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賁泉魯地○撰異曰賁左氏作蚡字穀梁作濆公羊作濆徐彦曰左氏作蚡賁泉字狄人謂賁泉爲矢者卽今俗語謂糞爲矢也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補曰狄卽莒也段玉裁曰據楊疏字則失台當本作矢胎謂賁狄今是莒嫌異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補曰徐得稱人者楚主兵從其類而人之越與徐略同故亦稱人楚也徐也越也皆夷且僭也楚子爲主則彼皆小國不論其夷與僭若論其夷與僭而不稱人則當殊之殊爲外文外徐越則內楚之文而可乎上會淮夷不殊不稱人者淮夷又非徐越比矣不稱於越人者自越言之曰於越自楚言之曰越皆所謂名從主人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補曰疏曰不日者蓋非正

葬秦景公補曰秦至此始書葬亦所謂少進歟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撰異曰徐彦公羊疏曰薳頗左氏穀梁作薳罷字

冬叔弓如楚○撰異曰徐彦公羊疏曰亦有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補曰重發傳者此言暨嫌有異也暨猶暨暨也補曰公羊同公羊爾雅又曰及暨與也以蠱字釋單字毛詩傳多有此例蠱字者物之貌孔穎達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暨者不得已也補曰申上句公羊亦同爾

雅又曰暨不及也以外及內曰暨補曰又申上以外及內不可立文故變文言暨陸淳聞於師者得之黃仲炎引書女義暨和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以爲暨猶及也豈足論春秋之文乎傳三語發經通例此是齊求魯而及魯左傳以爲齊求燕誤矣傳例平稱眾暨某平及某平云者猶言魯人暨某人平魯人及某人平也文不得稱魯人故外亦不稱人趙鵬飛得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補曰婼豹之子叔孫昭子○涖位也內之前撰異曰婼公羊作舍後同

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公如楚恐婼非是

君命故發之
明婼亦受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亦作鼻八年同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補曰疑臣當辟君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子不奪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補曰劉敞曰穀梁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命也父受命于王父王父衛齊惡蓋王父名之爾說者不曉乃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文烝案此特發傳者蓋夫子嘗論其義相承說之鄭君曲禮注曰春秋不非也唐石經初刻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較今本多六字嚴可均曰尊范意當從初刻爲是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補曰危之者何休曰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

之子今君之母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補曰重發例者彼重王命此重世子故並舉以發端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明會王世子特尊之文此明殺諸侯世子得志之義也疏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繫楚此世子偃師繫陳者體國重故繫國言之公子繫君故不繫諸國也文丞案言陳世子不言其者非君殺不得爲緩辭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是弃此是殺世子事不同也弟兄各本誤作兄弟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乙正親而殺之惡也惡招補曰若解爲惡陳侯以其寵任而不能制說亦可通然文義不順當是申上惡招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補曰案左傳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杜預曰憂恚自殺也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姓徵師名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補曰疏曰重發例其例亦通於執諸侯甚恐其無罪故發傳以同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補曰案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憖之于楚楚人執徵師殺之留奔鄭不得成君高閌曰曰世子殺於上則著公子奔於下也高澍然曰三公子經書各異招留爲奪嫡之公子矣留奔於殺徵師後目弟過目大夫則知留又知留之奔懼楚非懼招之殺世子立留非自立矣

秋蒐于紅紅魯地補曰疏曰蒐狩書時其例有八狩有三狩郎也狩郛西狩也蒐有五蒐紅大蒐比蒲者三大蒐昌閒禮故例不言公也文丞案楊疏元文幷王守河陽亦入狩例因田獵習武事而狩以田爲主非公亦得言狩故須言公蒐與大蒐之志於史者以習兵爲主國之常禮不嫌其非公故不須言公也大閱不言公與蒐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搜誤同左氏公羊說非也今刪去四時之田秋曰蒐冬曰狩皆狩則主爲游戲故言公蒐是國家常事不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庾正也正補曰疏曰范例云凡蒐狩書者皆譏也蒐紅正而

書者明此年大蒐失禮故因以此正見不正是范意以秋蒐得禮欲見以正刺不正故書之范例又云器械有常故不云大言大者則器械過常文烝案蒐與狩同而異者也其同於狩者蓋每歲行之下傳云云是也其異於狩者蓋當略如何休說以爲比年蒐五年大蒐也言大者下十一年注謂人眾器械有踰常禮是也此以正見不正者謂以此秋時之正明後失秋時之爲不正非謂言大不正也但正文至此始見而後又不見正文者繕意魯自舍中軍後季氏專國兵事益重史始志蒐志大蒐君子因存其最始之正者而於後唯譏不正也

大者也 閔之者貫之也貫下言舊典公羊桓六年傳者何簡徒也下十一年傳休所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也簡車者所謂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也簡車徒者所謂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也今本公羊三桓六年及此年傳各衍一字王引之考正之如此也公羊三處又皆曰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然則公羊之意以爲經書蒐與大蒐非蒐狩之蒐歟今案傳於大閱曰平而脩戎事非正也謂大閱之禮當因四時田獵行之明蒐與大蒐之禮必於秋蒐行之矣彼傳以平而脩戎事爲非正此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爲閱兵車此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補曰書大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傳先言禮之大以起下云則專論其與狩同者而簡徒大簡車徒之義有所未備耳何氏比年三年五年之說雖無明證而大概近是左傳說此以爲大蒐且云自根牟至于商衞革車干乘明是大簡車徒而非簡徒疑是他年事誤在此矣呂祖謙謂春秋時之蒐有二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因事者如晉蒐于被廬之類文烝以爲因事者亦當因時

艾蘭以爲防 補曰艾蘭草也防爲田之大限補曰艾卽刈字表門補曰立旃竿爲門之旃說見詩正義謂之轅門者陳奐曰立旃竿爲門如設轅在兩旁非謂更以葛覆質以爲轅表門

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 周禮通帛爲旃轅門卽車以其轅補曰疏曰褐毛布徐邈亦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文烝案皁卽闌字也陳奐曰質者侯中的卽正也正方二尺四邊以木爲幹是謂之椹質今以椹質爲門中闌高二尺則闌高二尺寸也轂挂也挂則不得入門補曰疏曰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令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四寸或以流爲旒陳奐曰流行也謂車輪行也旁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軹去門旁四寸音義及詩音義引劉兆注曰轂挂也與范同音義又曰本或作轂車軌塵塵不出轍補曰王念孫曰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曰緣法循理

謂之軌史記天官書言軌道謂循道也馬候蹄發足相應遲文烝案曲禮明言塵不出軌王說非也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補曰疏曰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齊召南以爲四馬步驟如一卽詩所謂我馬旣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

揜禽旅揜取衆禽補曰疏曰禮云不掩羣者謂不得不分別大小一羣盡取之今雖掩衆禽在田則簡其麛卵之流而放之射訖則釋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其面傷之徒不獻騁之節補曰姚鼐曰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必面傷踐毛謂之不能中文烝案姚說是也詩秦風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鄭君以爲從禽之左射之賈公彥周禮保氏疏曰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是也又詩小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引之曰如破而破也舍矢而破言中之速正與舍拔則獲同意過防弗逐不從戰不逐奔之道也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少禽雖多

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補曰鄭君詩箋曰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補曰疏曰舊解射宮之內還射死禽中則取之故以重傷爲難論語稱射不主皮則射皮不射禽也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補曰墨子經曰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形之所以奮也毛詩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所以奮也案此對文爲訓也毛詩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禽纏旆以爲門裘纏質以爲獻閒容握驅而入鞹則不得入左者之右然後禁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頓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鶻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補曰案左傳招歸罪於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補曰楚放

殺他國之人故招奚並繫國疏論奚亦然孔穎達曰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一年殺夏徵舒是其類○撰異曰奚公羊作瑕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奚實是楚子而言師補曰疏曰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知滅陳亦是楚子但爲惡之故貶稱師也不貶稱人而言師者以楚恃彊滅國著其用大眾劉敞曰此楚子也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爵則疑於伯稱人則疑於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 **惡楚子也** 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之人反殺無辜之臣故

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之也 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補曰此注不了不與楚滅與閔之二者皆釋書葬義既以不與楚滅而變滅國不葬之例又閔哀公身死國亾徒爲楚所葬故志葬也此葬是楚子葬之義無可疑公羊及左氏賈服說皆以爲楚葬哀公杜預曰魯往會故書非也史本以楚葬書上滅陳本稱楚子執放殺葬皆承楚子文君子改言楚師執放殺葬皆承楚師文也此與齊侯葬紀伯姬有異彼上文改史沒齊侯滅紀之文并不言齊師齊人故於葬言齊侯黎錞齊履謙等已論之矣閔之各本誤作閔公今依唐石經余本劉敞權衡孫覺經解呂本中集解木張洽集註改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以自遷爲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夷許地徐邈曰許十八年又遷于白羽許此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不得從國遷常例補曰夷楚地

夏四月陳火 補曰劉敞以爲是時楚子在陳彼告而我弔故書劉以諸書外災皆爲弔○撰異曰火左氏作災彥公羊疏曰左氏作災字穀梁與此同 **國曰災邑曰火** 補曰謂內外諸災也別事例因史例也 **閔陳而存之也** 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方全國故不云災何休曰月者閔之補曰范引上不書火大小耳 **火不志此何以志** 補曰不志者經其實未當閔陳者閔陳之亾與楚滅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說亾與上閔之故書火書葬者變滅國不葬之例兼有不與楚滅之意書火者變邑火不志之例專是閔陳而存之也閔陳與存遂同文不去月者亦是閔而存之又與紀伯姬同義存陳與存之劉敞曰此自聖人欲存之故與傳同何休解爲天意欲存之錄爾安知天意

秋仲孫玃如齊補曰玃孟僖子也左傳曰如齊殷聘郝懿行曰相聘之制七年叔孫莊叔盟蓋以聘往至是閒一年合於殷

冬築郿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撰異曰齊公羊作晉王葆曰誤張治亦曰非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玃帥師伐莒補曰意如宿之孫季平子也意如父悼子名紇左傳曰平子伐莒取郠陳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文烝案月者爲下卒月○撰異曰意公羊作隱後同案少儀注隱意也聲轉字通史記蘇意漢紀作蘇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月者爲葬晉平公起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甯所未詳補曰昭之世不得其所繫之義推之蓋必有爲遠此自與夏五傳疑異以壬申失孟子之年故貶之孔廣森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於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故去冬也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撰異曰成公羊作戊案何休元年下注戊惡皆與君同名音者音城何云向戊與君同名則宜音義曰讀左傳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晉獻公以殺世子而書葬何乎何休曰座鄭莊公殺弟而書葬以段段不弟也故不書弟座若之罪非不子明矣補曰疏曰申生賢孝遇讒而死故黜獻公之葬座雖無不子之文微有小罪故不黜平公之葬若然范云未聞者不直取何休之說故也何氏直謂座有罪如鄭段之此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補曰說文曰羨相詆訐也从厶羨誘或从

言秀左傳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又曰誘祭仲而執之何休曰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撰異曰虔本或作乾陸淸所見作乾何爲名之也據諸侯不生名補曰謂虔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嘗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之醜行楚虔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之討徵舒則異於是矣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爲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王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戮里克雖伐弒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謹之名者良有以也補曰疏曰兩立之說又解謂兩事立說或以爲不字下讀云不兩立之說謂事不得兩立恐非也伐弒逆之國謂蔡誅有罪之人謂里克累謂晉惠彼傳罪累上是也謹謂楚靈此傳謹之是也文丞案楚靈內懷利心而外託討賊已於誘字見義不待煩言也至於謹名以爲特文又謹時謹月謹日謹地以盈其文則全以夷狄之誘殺中國起義不專以誘殺夷狄更可知也夷狄之誘殺中國無爲謹之又謹如是也中國誘殺夷狄誘殺夷狄則戎蠻子尤有明文傳亦曰不使夷狄爲中國注不知引彼傳以明同反引殺徵舒傳以明異何邪誘殺雖託討名其實既謂之誘不得復謂之討公羊言誘討而傳不言討與殺徵舒殺慶封傳不同此傳義所以爲密也殺慶封傳言不與楚討謂其以賊討賊此處在所不論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後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補曰襄公妾敬歸之娣也孔廣森曰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於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襄之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文丞案此卽孔穎達之意

大蒐于比蒲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此月大蒐人衆器械有踰常禮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補曰比蒲魯地疏曰注引傳者引正以譏不正文丞案據左傳晉叔向之言則喪蒐

入非禮經意亦足兼見范何以決其不譏乎齊履謙曰穀梁於毀泉臺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左氏于太蒐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惑二傳相發明汪克寬曰君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常事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地也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或異曰祲祥公羊作侵祥祲祥與虛打同歟何休曰蓋諱喪盟○撰者直作詳字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段玉裁曰據音義穀同左作祲祥而徐彥引穀上字作侵服引穀但有詳一字可見古本不同至多音義不能盡載也文烝案杜預釋例祲祥祥二名意左氏經爲祲祥傳爲祥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慁厥慁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撰異曰弱公羊作軒厥慁作屈銀徐彥曰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也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慁字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益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僖十九年鄫人執繒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即其鼻以衅社惡之故謹而日之補曰注引衅社之文非也左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杜預曰殺以祭山公羊曰用之防又申之曰蓋以築防何休曰持其足以頭築防皆不以爲祭社例也注嫌用之不得蒙日故特言之○撰異曰友左氏公羊作有棠苟子曰友者所以相有也此子也諸侯稱子其曰世子何也用宜稱蔡子友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何休曰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也而稱師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補曰三句相屬爲義下二句倒文猶曰所以惡楚子一事注乎志也一事猶一役也楚有事於蔡由誘殺而圍而滅非再舉也注屬也范云注而志之即鄭云涅放其志是也疏曰經稱棄疾圍蔡鄭知是楚子者以棄疾若貶當云楚人不當稱師又傳云惡楚子明非棄疾矣然則惡楚子變文云世子者以楚四年之中滅兩國殺二君自謂得志若遂其凶暴是表中國之衰申夷狄之彊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也世子父沒仍得稱世子母弟兄

死不得稱弟者世子繼體之名父雖沒若意有所見則亦得稱之弟者對兄兄沒則寵名棄矣故不得稱弟也文烝案凡言以其君歸者傳云猶愈乎執此以以歸連文又加執者稱世子不稱子因以別之兼見囚繫之如啖助說也公羊以爲未踰年君稱世子者誅君之子不立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與傳異也師協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深惡之也師氏說有合經旨王引之乃以爲傳之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氵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志者記也文烝案傳論稱世子之義不得以詳記爲說王氏改字不可從傳注字依音義張具之住

二音爲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傿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所奔齊者高傿元孫齊大夫也陽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補曰此皆本杜預言元孫者氏作北燕伯款案今左氏無款字益陸誤記傳文也傳納者又以陽爲唐說文陽古文唐从口易疑左氏經本作陽○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曾孫邘○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

內不受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稱帥師嫌不同也納稱帥師義在哀二年傳 **燕伯之不名何也** 據義不可受則應名以絕之 **不以高傿挈燕伯也** 邵曰公子遂以去公子爲挈燕伯以書名爲挈者臣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爲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爲挈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傿挈之補曰疏曰楚人圍陳納頓子稱納而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名則不名乃是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衛侯入于衛傳曰朔之名惡也則諸侯有惡出入皆名北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傿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爲楚微者所納故亦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者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櫟書名也文烝案疏言爲楚微者所納非也當改云以楚人爲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補曰疏曰二年傳曰之季孫是意如故重明之云季孫氏者欲見其累世同惡惡季孫宿今此譖君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虎 ○撰異曰虎左氏作熊公羊作然徐彥曰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案今穀梁作虎左

氏經作熊而傳中成虎字四見與今穀梁合徐疏虔字當由寫者避諱而誤耳段玉裁以爲然與熊字之誤虔與然聲之轉楚靈王名虔君臣同名是以作熊爲正而熊虎皆誤字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慦出奔齊補曰公子慦子仲也慦非卿書奔與臧孫紇同紇曰此不曰蓋史略之○撰異曰字之誤也公羊亦或作慦段玉裁曰左氏音義云慦一讀爲整非也慦無整音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補曰據霸國非秦鄭比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別種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何休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慦之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厥慦之會穀梁無傳鄭君之說似依左氏甯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補曰注解鮮虞本杜預杜惟不言姬姓耳疏曰麋信云與夷狄交伐謂楚伐徐晉伐鮮虞是也范意與麋信同范云甯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者疑鄭以厥慦之會謀救蔡者作穀梁意也若然范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伐攻者范意以晉不能救陳蔡者不據厥慦之會故也文烝案范謂如鄭所言則穀梁意非矣以傳指楚伐徐而鄭乃指楚圍蔡滅蔡疑未可用與荅薄氏意自是不同疏誤會范意而范又誤會鄭意也鄭意亦謂傳指伐徐特連圍蔡滅蔡言之以盡其義晉合諸侯不能救蔡致爲楚滅今楚又伐徐晉并不能合諸侯乃伐鮮虞春秋不正其交伐故上書楚子而此則狄晉以明晉不如楚也會厥慦不能救蔡既據左傳文亦本何氏意觀公羊注可知此條晉不見因會二句亦是何氏自爲說以釋狄晉之義不復取義於伐徐故鄭駿之以爲狄之大重也文烝統觀何鄭麋范諸說鄭最爲近之而亦終有未盡今案襄二十七年盟于宋晉楚弭兵而三十年傳曰無侵伐入年則明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一事經所不論以其絕遠遠也自後楚三伐吳滅厲滅陳圍蔡滅蔡殺蔡二君至此又伐徐背盟用兵暴橫不道者皆楚也晉未嘗一用兵用兵於此焉始舍楚不問乃伐鮮虞非有特文不足著義以其與夷狄交伐則亦夷狄而已矣故曰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中國兼陳蔡徐鮮虞言之成九年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徐亦其比也鮮虞則地近而同姓也傳連陳蔡通謂之中國要以晉不能伐楚而反與楚其

伐人大概言之也弭兵則善之用兵則狄之取義之相因也
楚則生名之晉則狄之立文之相稱也經既深微傳亦簡淡
自來遂失其解
實則前後貫通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補曰趙匡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
陳傳良因之曰內不言叛言圍皆
叛也文丞案是年圍費左傳稱南蒯以費叛如齊定十年圍
郈左傳稱侯犯以郈叛而續經哀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明
是魯史書叛之文則圍費圍郈必先言叛可知矣二十九年
書鄆潰以昭公居之故變言潰其實亦是叛君子脩經以鄆
潰事關君身不可不書費郈皆私邑其叛由家臣可爲魯諱
又以鄆不言潰無以見其事費郈雖不言叛猶存圍文則未
嘗無以見之故鄆潰書費叛郈叛不書至若成三年圍棘定
六年圍鄆則疑史本無叛文昭定兩圍成亦皆非叛○馮景
曰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禮樂征伐
之事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竟南蒯之徒皆以家臣執國
命者也春秋賤而略之故南蒯以費叛不書書盜竊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費陽虎入
于讙陽關以叛不書書盜竊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郈公山
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
書書墮費所謂微而顯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溪乾溪楚地補
曰虔靈王也

疏曰左氏以爲楚子次于乾溪公羊以爲作乾溪之臺范從
左氏也杜預說左氏曰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溪楚人生
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杜是也史從赴書四月書乾溪
不可改也哀六年不以陽生君茶虔立比奔得以比君虔者
胡銓以爲虔於比爲兄居君位已十二年雖使聲罪討之而
代立猶不免爲爭國胡安國以爲晉人以羈待比固楚之亾
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君臣之分猶在二說皆是歸不言
復者被脅立不復大夫位○撰異曰溪左氏公羊作谿　自
晉晉有奉焉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楚比之歸實歸非弒嫌
自亦非晉力故復明之案惠士奇據左傳叔孫
向曰去晉而不送以爲晉無奉也此久仕晉安得無奉
不必送者多人始爲奉也左氏賈逵說諸稱自者所自之國
有力正用傳例仕預據
叔向語駁之惠氏所本歸而弒不言歸非弒也傳例曰歸爲善
自某歸次之然則弒君不得言歸比不弒之一驗也補曰此
下皆論比弒之非弒而以不弒有四總結之此先釋言歸義
也傳例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陽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
生歸而弒其君言入是也注未了
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
弒爾比不弒之二驗也補曰疏曰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
糾殺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彼各異書明知此
各異自宜別書之
弒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

亦宜別書之文烝案五句釋言歸言弒之義經之正旨也其歸也于楚一事也其弒也于乾溪又一事也經不再出楚公子比四字而連文言之有似遂事之辭與圍陳納頓之文同例明以比之歸于楚而遘弒其君于乾溪也注云比之歸遇弒其君弒其於遘弒之意未切如注說則經宜於弒上加言楚人故知非也此歸遘弒則不弒明矣故曰比不弒也時楚諸謀亂者召比歸楚脅立爲王靈王身在乾溪衆叛於內師潰於外傍徨無歸終於縊死楚人之赴木其始禍故以比主弒而史因書之或即以遘弒爲文比而君子損其文未敢定焉公羊以爲比之義宜乎放死不立而立故加弒其說亦得之傳言不弒明爲王非比本心但不若放死不立之爲善耳放死句見殷敬順列子釋文又引劉兆注曰放至也今本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據文元年公羊作效死與繁露同弒君者髡日此子商臣弒其君髡日此不日比不弒之三驗也丁未楚世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撰異曰殺公羊作弒程端學曰案經亦云段玉裁曰譌字也文烝案公羊經傳凡下殺上之字皆用弒字而此經弒公子比則師讀之譌也二十五年傳昭公將弒季氏則轉寫之譌也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是也今比實不弒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補曰疏曰謂不稱人以殺而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也公子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弒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弒四驗也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弒若比欲取國而弒君比之不弒有四事上四事取國者稱國以弒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類是也補曰當直稱國而不直稱國又於四事外見其不弒傳意并下句專以明其不嫌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不嫌也今棄疾言殺公子比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爲君之嫌補曰疏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雖未踰年稱君是有言弒其君之理故范泱春秋不以嫌代嫌不以亂治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無弒之義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爲君之嫌補曰疏曰春秋不以嫌代嫌者謂比歸而遇弒雖則無嫌棄疾之意亦以比欲爲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爲嫌棄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以嫌代嫌故也若以嫌代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但由不以嫌代嫌故存棄疾之氏耳傳言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者棄疾殺比理實有嫌但爲不以

嫌代嫌故經無其事傳以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事者主殺比之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地也補曰當云衛地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補曰與部豫頊字○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甲戌穀梁作庚戌案今不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疏曰又重發傳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盡於平丘從此以後不復能外故發傳以終之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而不與譏在公也公以再如晉不得入故不肯與盟補曰注非也既曰不肯何云不與盟明其不得與於盟非直言不盟爲不肯盟之文此言不與盟之文也據左傳既會之後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魯毋與盟與沙隨不見公略相似公羊釋弗遇曰公不見要也釋齊侯弗及盟曰不見公不見見也釋公不與盟曰公不見與盟也明數者之事皆略相似今此不書不見公者公既列會則盟有可與之理乃因不能治國啟釁邾莒致爲所愬屏不得與故以公主其文而書不與盟不譏諸侯獨譏公也其曰善是盟也公不與盟當從外盟不日今日之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補曰劉敞以爲是盟請命於天子興滅繼絕得與宋盟俱比葵丘葉夢得亦云文烝案上年狄晉矣若依常例不日無以見其善故特日之以見其善故補曰依公不與盟故補曰依左傳當言爲邾莒報之公至自會補曰吳澂曰公雖不與盟已與會矣故致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至自會補曰吳澂曰公雖不與盟已與會矣故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補曰傳例

歸者歸其所此傳所謂如失國辭然也左傳例曰復其位曰復歸與傳同又曰諸侯納之曰歸與傳異范依左氏爲說非也傳以爲因會而歸論其事耳非釋歸也此事在時例○撰異曰廬左氏蓋當作盧依二十年音義知之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此盟之功也故於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非謹陳蔡歸國之日也於盟則發謹日之美於歸則論致美之義補曰之會是會也何休曰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何氏說此事大概得之左傳載平丘之會晉甲車四千乘其言或涉浮誇而用眾當爲實事意當日因楚有難興師以脅之晉眾遂封二國以示公義故上經有同外楚之文而傳言成是會而歸之也左傳於楚封陳蔡惟

美平王葢專據楚國史書而又失之浮誇也何氏言征棄疾亦非也公羊於上經比之弒虔歸罪棄疾殺比之經又誤作弒以棄疾爲賊以上會爲遂亂反陳蔡何氏以爲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其說皆不可用也此

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補曰稱爵稱名失國之辭以失國辭言之若其本有國明不與夷狄滅中國而言歸是諸侯苟可以寄其意者卽寄之也言歸不言復者未嘗有國不沒其實疏曰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復歸也文丞案蔡稱侯在葬前而其葬非他例可比與夷陵陳稱侯略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 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常小國夷狄不葬補曰疏曰彼不赴我不會及小國與夷狄不書葬舊史之常也變之不葬謂舊合書葬而仲尼改之文丞案隱三年徐注及此注合之義乃備疏

失德不葬 無君道

是也 弒君不葬謂不討賊如無臣子滅國不葬無臣子也

然且葬之 補曰孟子曰然且至然且不可

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蔡靈公弒逆無道以致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興滅繼絕之善故葬之補曰滅國復封無危文者文相接從可知與鄭莊公同也隱大子乃未踰年君故不志葬廬者隱大子之子也然則公羊所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殆不然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補曰疏曰虞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亾州來楚之大都而吳滅之令楚國稍弱入郢之兆由滅州來所致故並書

滅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補曰大夫致例時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單伯書字意如則書名嫌異故也文丞案此不言由上致之者省文

意如惡 補曰前譖訴君後逐君知其本惡

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之供其終歸之爲土地不得不盡爲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補曰敬大臣體羣臣是之謂禮上傳曰失德不葬然且葬之此傳曰意如八身至明至著胡安國據左傳說之曰其始執之爲乏邾莒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高閌略同黃震曰平丘之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文丞案春秋善是會不論

此等之事以其有
益於論史姑記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補曰莒著王公疏曰本正前已見可以書日
今月者莒行夷禮本無褫庶曰不日之例文
烝案莒吳卒
皆月而已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無大夫也莒無大
夫而曰公子意恢 補曰傳曰公子之重視大
夫言公子是猶有大夫 意恢賢也 補曰賢之
故舉其 曹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曹叔振鐸文王
貴者
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削小爾莒己姓東夷本
微國補曰疏曰總而言之則小國無大夫就事而釋則曹莒
有異文烝案傳意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言之一則明
言大夫而以不稱名姓微見其無大夫一則不言大夫明見

其無大夫同是崇賢書之各別由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有
異如注所云也盟會之序許曹莒邾相次君卒葬則曹與許
為類大夫奔則莒與邾
為類二國不同亦明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補曰吳句餘也服虔以句餘
羊作昧音末 為餘祭非也○撰異曰末公
亦或作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補曰左傳曰禘
于武公案魯禘
無常月此不行春祠犆祭之禮而行禘言武宮則明大廟及
羣廟皆禘矣事在武宮故言武宮為下變禮張本故略之言
有事也言籥入不言萬者陳奐以為但有羽籥不用于戚祭
羣廟異於大廟也唯大廟得用天子禮文烝案左傳禘襄公
有萬又稱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彼兩言萬蓋專指
羽籥舞耳孔穎達曰去樂者鍾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
舞何休曰日者為卒日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
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補曰何休曰卒事畢竟祭事孔廣
森曰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文烝案傳明以得禮書
也以為籥入而聞叔弓卒皆與
公羊同與左傳言叔弓涖事異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

聞可乎 變謂死喪補曰疏曰復問言禮意 大夫國體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補曰疏曰命告也孔廣森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卿喪則不得以聞檀弓衛有大史說視啖助劉絢爲勝孔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撰異曰朝公羊作昭無出字昭吳字又不言出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補曰李廉曰此齊景公爭伯之始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補曰卽公羊所云若不疾乃疾之也孔穎達曰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文烝案言戎蠻猶言赤狄潞氏也戎蠻子例不得名楚亦不名又不月不日不地者略戎以別於蔡也春秋詳略之例如公之追齊追戎楚之誘蔡誘戎其最著者也○撰異曰蠻公羊作曼

夏公至自晉 補曰以左傳推之上如晉蓋十一月末此至蓋四月初實未滿二時故不月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亥公羊作丑案今公羊不作丑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 滅夷狄時潞子嬰兒賢則曰此月者蓋亦有殊于常戎補曰或當以

陸渾戎處於伊川在雒西南畿甸之地重而詳之故進從卑
國例案左傳周本有伊雒之戎至僖二十二年秦晉又遷陸
渾之戎於伊川也洪容齋以左傳事論之曰荀吳在春秋最
善兵敗狄則舍車崇卒伐鮮虞則僞會而假道滅陸渾則先
用牲於雒乘其不虞而從之導也○撰異曰左氏作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補曰左傳載申須梓愼裨竈語爲四國俱災
之應梓愼之占最詳而申須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其說近正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火天王
也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
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文燕案不月者愆月
也一有一亾曰有　補曰前發孛義此發有義

嫌星與蟲不同類也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
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補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
大火謂之大辰大火謂心也又名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
濫溢也東官蒼龍心三星房四星氐四星尾九星箕四星左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預曰夏之八
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顧炎武
曰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有星孛于大辰
不言及漢重
不在漢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杜預以爲順江而下是吳以舟師泝
江伐楚也姜炳璋曰此大江水戰之始文燕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　兩夷狄曰敗夷狄不能
故曰敗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補曰凡戰以結日列陳爲常
夷狄不知結日列陳不言日亦不言戰也婁林檇李是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原是也補曰中國之
敗夷狄舉其大者言敗而已既不言戰
又略舉其勝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成敗
之之文悉同之於疑戰焉交剛大原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
岸進楚子故曰戰　補曰疏曰郤之戰楚言及在下直在楚今
吳故明之吳以伯舉有辭序及而在上與郤戰義反嫌惡楚而善
今兩夷言戰有違常例二國曲直得失未分故須起例以明
之文燕案疏失傳旨依左傳是役楚敗吳獲餘皇而吳旋敗
楚取餘皇終是吳敗楚也楚爲吳所敗非有獻武髮盈之事
若書吳敗楚師于長岸是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欲進楚子
故變文言戰以其序上言及則得爲進明外吳甚於外楚也
春秋外戰言及者皆是以主及客而其例亦有變通內晉而
外秦必以晉及秦內晉而外楚必以晉及楚外楚而尤外吳
必以楚及吳雖以客及主亦無不可此義蓋因由內及外之
例而起春秋之權衡也長岸本是楚主吳客而楚之序上稱

及不以主客論故既變敗言戰則無以吳及楚之理乃得申其進楚之意若以伯舉相例則大不然彼時吳爲蔡以乃是以蔡及楚吳又初進稱子也楚之有師久同中國言戰不稱師又不加言楚師敗績者兩夷相戰事在時例故略不具文也疏以曲直得失爲言所舉皆公羊義例何以通乎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補曰公羊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若非同日當專志宋災略其月日公羊諸書災者皆云記異疏引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之同姓時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猛召氏尹氏事王子朝朝楚之出也宋衛陳鄭皆南附於楚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皆同辜文丞案劉說似有理觀下傳所言則天意未易知也劉敞曰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補曰某日即指壬午日人言壬午之日四國皆當有災蓋以占候之術知之據左傳其人是鄭裨竈其言在上冬星孛時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甕缶玉瓚鄭必不火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補曰四句皆子產語非子產荅辭乃既災之後子產告此人之辭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天者神道子之術何足知之今是之變皆由人事不臧以致同日爲四國災耳據左傳上冬裨竈欲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與今此災後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大叔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左氏所載與此傳雖有出入而意則大同其言在既災後亦可互證也夫子產之言至矣天猶人也人者血脈流行而心在焉天者大氣運轉而神在焉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況之於天陰陽不測非神而何也莊子言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使則實莫爲則虛今子產言神不可使之說也既莫之爲又或之使天人相與非實非虛與晉韓宣子或之使而意尤著明書稱泽水警余念用庶契而意尤著明書稱泽水警余念用庶徵而商子曰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又論聖人之明於人事曰夫是之謂知天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皆可發明斯理春秋記災異正是意耳傳以公孫僑名氏不見於經而師說他說有此數語故特記之明其知道猶僖篇特稱管仲語矣○唐德宗言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宗言天命李泌曰天命者他人皆可言之唯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所以亾也夫以子產

之博物也李長源之好神也而其言如此謀國者可以思矣
張巡謂令狐潮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則此義豈獨在君相哉

六月邾人入鄫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自羽許地補
曰當云楚地

元和管禮昌
太倉畢長懷 校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二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日弒正卒也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此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止不弒則買正卒也補曰注倒下傳文以明意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責止不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弒止自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補曰與夫弒與聞乎弒何休以爲許男斯代立此嘗藥

云弒未聞哭泣補曰有聲曰泣哭無聲曰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喉也補曰厚曰歠飦希曰粥禮親喪三日後食飦飲粥歠飲也食亦飲耳嗌咽也咽嗌雙聲說文互相訓喉亦訓咽也哭泣過則嗄而痛故不容粒矣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引孔子曰君薨

聽於冢宰歠粥面 未踰年而死 補曰傷腎乾肝焦肺毀甚以至死也言未踰年或死在葬前矣劉敞說下葬謂以止之自討爲討之亦得兼通 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 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補曰傳述其事以申上責止之義嘗論之止自言與夫弒於是當時謂之弒而史亦書弒書弒卽其事實矣事實之文不可革其義則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加損之文存乎辭其義則上云正卒下云不使止爲弒父是也春秋屬辭比事微而顯志而晦卽日弒時葬兩文可得其概家鉉翁謂春秋多因舊史此事則舊史得之傳聞而夫子因以垂法又書葬以別於趙盾其言傳聞未是而大致得之歐陽脩加弒爲過三傳所同而一概不信趙鵬飛且以闕楊墨比之固哉不亦妄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 補曰旣正卒矣葬而又正葬以蔡般相較則不弒自明春下不特書王月亦以異之於般傳略之耳 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補曰者目經意也通下二十一句皆石經初刻母上有父字案韓子祭女拏女文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汝聽注引傳亦有父字 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羈貫謂交午翦髮以上補曰內則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鄭君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干達曰羈傳言羈不言角者對文男女異散文通也詩曰總角丱兮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丱幼稺也丱當依唐石經作卄說文以爲古卵字傳之貫卽詩及說文之卄也成童者內則指十五以上此亦當同言自三月羈貫至十五也晉胥臣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是故先王爲之節八歲教小學十五教大學貴師重傅事鈞所生藥食先嘗亦教所及矣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幼儀卽教小學之傅下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承上就傅而省其文范氏未悟故解成童爲八歲以上也傳以後包前記以前見後各有當也言師傅者嫚言之單言則或曰傅或曰師孟子或問用徐氏說引据此傳 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補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致知格物之義也格量度也中庸明善擇善之教大學也內則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鄭君曰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文丞案學有正業二十學禮而始備正業之外謂之博學博而又博謂之無方傳以學則必問故兼言

善言務以悅人言過而行不及此論學之大要也論語又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心謂恬澹之心也五十以學猶學也至是則化而神焉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補曰名聲名也譽稱美也單言曰譽是馬言無可聞也此則有可聞而不聞故罪在友矣荀子稱孔子曰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曲禮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信也中庸孟子並言信乎朋友然後獲乎上朋友者同師同志其情親於相見相問相揖相趨言友以該朋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補曰古者選舉之法依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又免其征脩曰造士大樂正又論其秀者告於王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論其賢者告於王而定其論曰造士以下皆鄉人也造士以上則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書于王射義及書大傳諸侯三年貢士於天子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不敢罪上故言過補曰自子既生至此之元子猶士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當是古書成文皆以爲士者言也天于傳使不識嘗藥之

問張治集註引此作問學記兩言博學傳亦以後包前謂自十五就師至三十也學記曰教必有正業謂詩禮樂也毛詩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即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是也皆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即今儀禮十七篇教學者所執以爲容即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三者爲正業矣心志意也字从心之心所之也單言曰志曇言曰心志春秋說題辭曰活擔爲心思慮爲志恬澹之心不思而得此乃管子所謂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非傳所指也通謂由之而知其道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此則所謂下學而上達聖人之通也志乎學即是志於道志於道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不惑焉知天命焉謂之道道夫道之大小隨人者也自聖人而下七十達者及諸賢士大夫各有所立則各有所聞之道無論中行狂狷皆謂之通矣○宰酉歲邵懿辰論書言高堂生所傳禮即夫子所述別無闕喪禮孟子未學通在學問無方中也讀書謂之學聞道謂之通楊雄以通天地爲伎明通聖也朱子以論語說之故通即不惑而不惑由於立故論語又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新序墨子對齊王解此二句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傳者得一

義故累及之補曰傳言經意如此師說相承云云也古者以嘗藥爲敎賈子稱湯之言曰是其義也上傳但述止之自責末顯不嘗藥之文此特顯之左傳曰爲飲止之藥古者藥皆由醫未有不爲醫而用藥製方者是左之誤也公羊言止進藥而藥殺而董仲舒說公羊以爲不嘗藥繁露言之甚明則知公羊所云進藥者謂其不嘗而遽進之與此傳同與左氏異也凡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可以祛邪養正者總謂之藥見王冰素問注子事父所以必嘗藥者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君曰嘗度其所堪文王世子載世子之記曰疾之藥必親嘗之鄭君曰試毒味也此二注正義無說案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王冰曰謂氣味厚薄者也鄭解周禮毒藥以爲藥之辛苦者林億等校正素問引甲乙經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凡此郎禮記注意也五常政大論下文論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服之皆有約下品即常毒治病十去其六中品即常毒治病十去其七上品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上中下品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皆至約而止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食養以盡其餘病餘病不盡復如前四約治之必無使過觀岐伯此論足明醫之用藥亦於毒者爲尤愼也夫治療之道物齊之宜官有專書事參祕術常人所不習聖人有不知至於醫既定方則不得以未達不嘗爲說藥之氣味與夫人之體質固較然易明矣臣子之於君父無所不盡其心禮有爲君嘗羞之文有火敦先君子之說況藥者扁倉之所難言也是故先王重焉許君之疾煅而餌之多愈然煅不得法則反殺人悼公之死必此類張說大慨近是今以爲許君體不勝毒醫用厚藥止不嘗而遽進之遂以藥卒也卒由飲藥故傳聞之誤則以爲止之藥也止初不知此禮後乃知之而哀痛自責推原其事許君不得無咎此春秋文外之意也傳止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胡安國傳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家鉉翁詳說李廉會通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補曰左氏公羊作鄫趙坦曰說文無鄫字自夢者專乎夢也能專制夢曹無大夫孫何也補曰略名之當言曹會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補曰傳文以叛即謂入于鄫以叛之屬若書入于

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不包舉矣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補五經文字類篇皆無能字疑能字衍齊謂之棊補曰音義引劉兆云棊連併也文烝案廣雅曰棊蹇也王念孫以爲蹇解也臧琳曰此字當作踶從足從取雅踦亦訓蹇楚謂之踑補曰音義踑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故劉以聚合訓之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从耳與音義同集韻从取遒須切類篇亦从取皆與音義異文烝案廣雅曰聚蹇也王念孫以爲聚者踑之誤或輒之誤文烝以爲踑从取而訓聚廣雅直作聚字即踑字也禮升階足不相過謂之聚足意相似衛謂之輒補曰音義輒本亦作蟄劉兆云如見絆蟄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徐邈曰月者益三卿同出爲君爲命凡爲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常文而示所謹非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監戒云耳補曰疏曰宋萬以一人而謹月者見宋不討賊致令得奔弟辰以五大夫而不月者辰爲仲佗所彊元無去意爲患輕也○撰異曰甯公羊作甯後同

夢以叛則不言出奔矣書自夢者著其能以而不以傳釋公孫兼見此意劉徵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眾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爲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椑奔齊公孫會之自夢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撰異曰輒左氏作檕音義輒如字或云音近檕陸淳曰衛侯之孫名輒故宜爲檕盜賤也補曰卿爲大夫非卿爲卑者曰盜者賤辭又下於卑者益士也春秋有三盜此發通例也左傳謂齊豹爲衛司寇則豹非士也傳又言奪之明是時已奪官陳傳良說是其曰兄毋兄也補曰與曰衛侯衛侯累也凱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補曰若然則何爲不爲君也嫡不欲累衛侯當書盜殺衛公子輒宜爲君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補曰天疾惡疾何休說惡疾者謂瘖聾盲攣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左傳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孔廣森說傳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孔廣森說爲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撰異曰廬左氏作盧亦或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二月誤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三月呂本中曰穀梁作正月案呂葢誤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補曰自此後無書來聘者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撰異曰叛公羊作畔

有奉焉爾補曰疏曰叛而加自自實有力嫌其言叛不由外納力故復發傳

受文烝案自外入言叛位不復可知其曰宋南鄙之里也里者邑居之名爾雅曰補曰疏曰嫌與入邑異例故明同弗

也補曰宋之南鄙謂宋南鄙之里居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邑也毛詩傳廣雅推曰以五鄰必同居故亦取其名此南里汎指南鄙之里非一地之專名故南上復言宋非若凡地名不須繫國也高澹然曰不繫國疑於據邑而華向逼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南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亦不著徐彥公羊疏曰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葢所見異也案此疏不足據南鄙既是傳文經必不得作鄙字賈逵爲左氏經作注或但引穀梁經字或并引用傳義此當是引用南鄙之義而徐彥誤以爲引經字也左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孔廣森據呂氏春秋楚莊王圍宋九月宋公告病爲卻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以爲盧門去宋城四十里以者不以者也補曰疏曰嫌異於竊地故復發例同之

叛直叛也言不作亂補曰疏曰燕案注疏皆非也叛與作亂何以異乎良霄本不據邑故無叛文欒盈亦不言以叛者其文別有所見也傳言叛直叛者謂此之書叛直是叛耳不出奔他國宋辰晉趙鞅皆云直叛亦此意也若衛孫林父之書叛則左傳以爲出奔晉矣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之叛則以來奔書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補曰子叔伯張○撰異曰輒公羊作痤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叔輒

冬蔡侯東出奔楚補曰何休曰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案公羊經雖是朱字然何說亦可通於此○撰異曰東左氏公羊作朱徐彥公羊疏曰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杜謂引集義及呂大圭並謂朱無歸入卒葬之文奔卒當爲一人顧棟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年書東國奔楚東者東國也補曰言此

之東郎後二十三年之東國也聖門傳此經本闕一字雖知其別無義例而莫敢增益其字故因就釋之是師說如此也此既釋東爲東國明後定哀之篇仲孫忌卽仲孫何忌魏多卽魏曼多皆與此同故不復發傳也左傳衞祝佗述踐土載書稱晉重耳爲晉重國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是古人二字作名或時但稱其一知經無此例者經例名從主人言無所苟前後不得異也且晉重叔鐸之文亦殊可疑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則非名矣言徵不稱在則非名矣何爲謂之東也補曰上既言東卽東國故遂以東言之猶莊二十四年言何爲名也上十一年言何爲名之也非問何以去國字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補曰往預說左氏弟若作朱則廬之子矣弃而又弃之東國者友之子廬之弟封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弃既罪矣又弃譬國惡莫大焉補曰惡年云曰突賤之也凡諸其弃而貶之鄭伯突衞侯朔北燕伯款莒子庚輿邾子益五者皆貶也非以去國字爲貶嘗謂蔡之於楚平猶魯之於齊桓也魯與齊桓盟會可也娶仇人子弟則不可矣蔡從楚可也弃而又弃之則不可矣楚雖封蔡猶爲讐國宋襄雖立齊孝猶以伐喪而謂之惡意亦相類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弃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補曰卑辭與公孫會同不嫌者前有以文故傳亦不具言但重發自例高澍然曰左傳有赭王之戰南里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弃其義與彭城書圍不書寘魚石互證自明彼義繫於扼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先竟可略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在弃而諸侯之圍戰可略也

大蒐于昌閒補曰昌閒魯地○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穀梁音義一音簡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補曰蒐正讒不正比爾雅之春蒐周之末失也蒲蒐在夏近秋之初尙可以蒐此春蒐不可之甚故發傳文烝疑周禮左傳發傳文烝疑周禮左傳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補曰史記名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月者亦爲葬景王起補曰鞅穆伯也

葬景王天王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補曰左傳丁已葬疏曰不書日者傳言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恐其甚之不明故日以起之今下言王室亂則甚之可知故省文也

王室亂補曰室者家之通稱三王家天下故言家董仲舒言立王子朝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皇地補曰當云周地左傳劉獻公摯子同侯矣伯盈卽位四月戊辰卒單穆公旗立其庶子伯盈卽此劉子則亦在喪與定三年邾

疏曰復發傳者劉單王之重子以貴制庶嫌其義別起例以詳之也

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補曰疏曰春秋以王爲國若言齊晉劉炫曰以王當國如莒展以名繫國也文燕案二說是也經多以王字代周王人王師之屬皆是國風有王與衞鄭等並爲國名知是史文之舊言居者不正已明不嫌是居其所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補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故郟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不月者疏以爲王猛雖則非正事異諸侯故不月

以者不以者也嫌居入異也

入者內弗受也猛非正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諸侯異例也此與後文天王入于成周不同雖並以入爲文而一禪天王一以國氏則其義自足見王城卽京師是時王城爲京師至敬王入于成周以後成周爲京師皆不言入于京師者孫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京師趙汸曰凡王者之都自諸侯言曰京師不敢斥其地也自王者言則以地舉曰王城曰城王都亦以地舉曰城成周曰成周王者不自稱京師也諸侯地舉也趙意此等皆從史例其說並得之自諸侯言自王者言異其稱史亦用名從主人之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補曰不日者未成君也補曰此非卒者其曰卒失嫌也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補曰注非也以猛繫國者嫌文也稱王子猛者失嫌之文也既卒則得爲卒也祝吁無知以挈爲失嫌一也胡瑗孫復等皆以此王子爲在喪稱其常稱其爲失嫌一也胡瑗孫復等皆以此王子爲在喪稱子之子是不然若使猛非嫌而稱子則當在上居皇時又宜從既葬不名之例又不宜稱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補曰江永曰居皇書六月而左傳在秋七月戊寅入王城書秋而傳在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又此年冬十月丁巳猛卒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二月癸酉朔日末有閏明年春王正月爲王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周厤置閏有不同矣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推之是二十九日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十日而傳載蒯聵事在上年末之閏月蓋衞厤也文烝案左傳月日參差者甚多江氏此論明確他處則難盡通矣杜預所見汲冢紀年記晉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以其說推左傳晉事之差亦或合或否宋取長葛經冬傳秋齊弒舍差兩月齊靈公卒差兩月一日凡此類今槩不論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叔孫舍者左氏穀梁作婼字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補曰案左傳武城人取邾師邾憩晉也

晉人圍郠郠周邑也補曰杜預曰討子朝也劉敞曰稱晉人惡其微也葉夢得曰籍談荀躒書人貶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讐國故不葬補曰蔡悼侯也奔君得言卒者蓋二三年閒蔡不別立君楚則在外已明矣疏曰傳書月者書其卒于楚則惡已明矣諸侯時卒惡之今東國奔讐得國上書奔楚下書卒于楚則惡之奔例不書卒今東如蔡侯朕書時也又諸侯已卒宜有葬故注復論不葬之義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補曰莒共公也稱名蓋亦有罪月者爲下敗師日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雞甫楚地

雖不同明賢之義不別故重發
傳齊國書文同義同故無傳也上下之稱也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
補曰左傳曰君臣之辭也公羊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大夫生死皆曰獲胡安國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即下所書是也史記曰敬王居澤左傳亦曰王師在澤邑賈逵曰即狄泉也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補曰注皆非也傳言始王者據左傳猛卒後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則敬王之定位爲王前此矣但前此經未有王文至此始王之也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申上意也前此朝雖與王爭王不辟朝無事可記故無王文至此尹氏立朝王居狄泉以辟之其事當書書於策本以辟朝而書故因對朝而王之所以至此始王之也公羊以未三年稱天王爲著有天子其言稱王著有天子亦謂對朝而正其王稱其以未三年爲義則不可通於傳許翰葉夢得並以爲春秋之法踰年書王豈有三年然後稱王者其說近是文九年論之矣敬王者史記名匄漢書古今人表以爲悼王兄此說是也左傳稱景王大子壽早卒下文子朝書

國雖存君死曰滅補曰此本杜預也頓胡沈序蔡上者孔穎達謂皆其君自將君在臣上各自以大小序也何休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案此即所謂緩辭也胡子沈子例不記卒與繒子同繒被用被戕不名義主於用之戕之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可不名故髡也盈也嘉也胖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爲賢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夏齧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甫左氏公羊作父盈本亦作逞案史記欒盈亦作欒逞也公羊作楹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楚敗晉師補曰此注贅

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補曰此義與荊敗蔡全同傳備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非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未亡不得言死社稷當依公羊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釋之又作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

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眾也義與華元同補曰疏曰此與華元文

立爲不正傳及公羊並言猛不正不言敬王不正又未聞周
別有正當立者則敬王乃當時正嗣以兄繼弟者也史記以
猛爲長子賈逵韋昭杜預並
夫使敬王亦不正則春秋
不可斥言其名書爲王也
亦必不遽成其爲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此言
尹氏立明唯尹氏欲立之補曰不稱尹子者蓋
其後尹氏奔楚天王因削其
不得以爵稱又不得稱名則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衛晉
得衆子朝失衆不同故也

朝之不名何也 據晉之名惡今朝
亦惡怪不直名而
言王
子

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若
衰亂之世何所不爲繒立異
立朝文烝案注疏皆非也傳
皆直名無所嫌今以尹氏爲
尹氏故加言王子以別之別
挈朝也北燕伯辟挈文而不
以名錄不直名則非挈也傳
義者明朝實惡例當直名經
氏等以朝奔楚亦言王子亦
別嫌也別嫌必言王子者繫於

先王之稱也若然前文劉單
不正不言王朝者土無二王
實上已有天王不得復有嫌也其
也至此言立者前年欲篡立
當時謂子朝爲西王敬王爲
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
爲篡分明可知居狄泉爲
朝之黨所逐亦分明可知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補曰何休曰舉公者重疾也子之
惡疾病不惡危難言有亦一所愼齊戰疾文烝案墨子曰聖人
疾愈爲有喜○撰異曰左氏有一凶之例易以
志何也 補曰四如晉著有疾直云有疾無公字**疾不志此其**
皆不言疾故據以問**釋不得入乎晉也** 補曰前此無
恥之也今此實有疾而志之疾而著有疾
釋也左傳但言爲叔孫故如則釋之也公羊曰殺恥也殺亦
義彼書往往然矣董仲舒曰晉有疾而復不言諸文同異之
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
臣淩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嚮

囂然輕討妄討犯大禮而取
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
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
于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董言于危謂定公也公羊家說
如
此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撰異曰公羊作叔孫舍徐疏有說而何氏無注疑
爲原父能知他人之何本傳寫誤多二字劉敞以來多誤從之呂本中以
鑿而不自知其鑿也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
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補曰疏曰重發傳
者單伯意如有罪婼無罪故各發之傳釋與意如有異辭者
亦以意如訴公於晉而婼無罪也宣元年注上謂宣公此云
宗廟者釋有二家一云禮夫人三月始見宗廟遂與僑如之
致由君而已故知上爲宣公成公意如與婼被執而反理當
告廟故知上謂宗廟也又一釋二者互文相通見廟之時君
稱臣名以告則二者皆當書名此云宗廟亦是
昭公告之彼云宣公亦是宣成告宗廟明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撰異曰郁公羊作鬱徐彥曰左氏穀
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作郁字者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嘉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補曰叔倪叔鞅子黃父晉地一名黑壤
作世心後同徐彥公羊疏曰倪異曰倪左氏作詣後同大心公羊
梁與此同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

有鸛鵒來巢劉向曰去穴而巢
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有鸛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劉又謂鸛鵒
生所謂眚也有鸛鵒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補
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土急之應也何休曰鸛
鵒猶權欲趙汸曰今鸛鵒在處有之實自春秋所書始乃地
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閒邵子居洛陽聞杜

鵒聲曰洛陽舊無杜鵒今始至矣或問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鵒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蓋先王所以觀天下之妖祥者非一端周禮在魯故時史於鸜鵒始至猶能謹而書之說者多弗察也○撰異曰鵒本又作鸜音權公羊作鸛左氏或作鴝與說文同說文鴝之或字作雗

一有一亾曰有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飛鳥與蜚蠆異也

中國之禽故曰來補曰五經異義載穀梁公羊家舊說皆以爲鸜鵒夷狄之鳥今來中國鄭君駁之以爲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踰濟而東耳孔廣森說公羊曰中國國中也文烝案如孔氏說則鄭義得通於二傳鄭據考工記鸜鵒穴者而曰巢故云爾疏曰蜚蠆不言來者不見所從也

來者來中國也

鸜鵒不濿濟非

或曰增之也

加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雍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補曰爾雅曰增益也鸜鵒實來巢而史不言巢君子增益史文以著其異故穴者而曰巢也言或曰者師疑之不正言也所以得增益者據運斗樞言鸜鵒來巢于榆榆木之上不爲穴而爲巢眾人所見聖人所知故足成之也注既不得其解而惠士奇引烏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之說曾巢即增巢其字亦或作增要非傳所謂增矣公羊曰宜穴又巢文烝妻沈卬齡在郡城東恒見鸜鵒穴於薺萊木其近地多榆顏師古乃謂此鳥不皆穴處童品又以爲假鵲巢以生子能飛即羣栖於木未聞穴居於地是並不知穴字之義所宜訂正鵒也鸜鵒也皆書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不書者蓋因展禽言不記於策李廉謂魯以爲瑞非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補曰疏曰凡八月九月雩則書月以見正七月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此亦書月者以一月再雩故案疏得之於文不得云秋上辛也雩前雩不得雨言雩者以有又雩之文無所嫌又雩則雨

季者有中之辭也

不言中辛中辛無事補曰雩例本也雩小於郊亦以別之郊用上不曰故以上季爲文舉日不舉辰辛而卜日例當錄日不與雩同補曰言又故省大文重發緣有上辛大傳者嫌與又食角異例也

又有繼之辭也

雩故言又也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補曰伐季氏而敗遂出奔也夫人奔月公作已亥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發例於公明其同義以別尊卑之辭詳略也

於夫人今發例於公明其同

次于陽州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孫之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撰異曰陽公羊作揚次止也陽州齊竟上之次嫌異故也非用兵之次也注本杜預杜云齊魯竟上邑范甯魯定八年齊閻丘嬰帥師伐陽州則彼時地屬魯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則其後屬齊疑是時已爲齊竟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補曰何休曰弔亾國曰唁弔死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紲曰來唁公公逆之往至野井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唁辭公羊詳之又稱以遇禮相見爾雅唁問也唁公不得入於魯也野井齊地齊侯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補曰昭公出後季孫不別立君惟以上卿攝行公事卿卒禮數列國會葬之屬皆如公在國時史亦據舊所應書者書於策益魯無情而有名於是可見而史法亦不與他國同矣若其涉公者容有君子加損之辭而大體亦因史文家鉉翁趙汸之論殆未可用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補曰公羊曰曲棘者何朱之邑也與操扈同邠公也邠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補曰左傳曰爲公故如晉公羊曰憂內也注訪謀爾雅文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補曰此本杜預即傳及公羊所云爲公取之鄆者汶陽田也何休曰月者善錄齊侯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補曰疏曰昭公失國之君忠臣喜公得邑故以易辭言之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不言易辭者魯人不得已而賂之取雖易而我難之故直云授之其實亦易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補曰何休曰月者閔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補曰疏曰并明後乾侯之致不見晉侯居于

鄆者公在外也 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補曰左傳於下年亦曰言在外也鄆言居者鄆屬公爲竟內地左傳曰言魯地也傳例曰居者居其所也二十年衛侯入衛侯避亂如死鳥齊侯曰猶在竟內則衛君此言居者汪克寬以爲內辭文丞案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皆言入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補曰道義謂春秋之義襄二十九年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言意義此言道義皆蓋言以足句也居鄆本魯史舊文書至蓋春秋新意傳上文先釋至自齊次釋居于鄆以至文乃君子所加經意所重故復論之高澍然說近是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撰異曰陸淳纂例曰非國不言圍補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公羊不作郕常例定十二年傳同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言圍者著其以一邑之細而親自合圍大公之事也大公之事則公爲甚病而經之病公亦見是君子所取義也定十二年傳直言圍成大公也猶隱二年傳曰會戎危公也其文意甚相似皆明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圍棘圍費圍鄆圍郕皆不發傳明從伐於餘邑推例可知公親圍成事尤異常故特發傳病不待言言大則病可知故特言大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則此與定公圍成蔽然不同所以得與彼同文且同義者公之以齊師推校上下自是可知至於君臣交兵不可得書祗可書公圍既書公圍則義之所取亦如此而止也若然傳不發不言戰之義者成九年晉欒書以鄭伯伐鄭鄭與晉戰傳曰不言戰以鄭伯也又發例曰爲親者諱疾彼有明文此可從略也不致者猶從竟內兵例亦所謂不外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 鄆陵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齊謀納公而不果從渝盟例也既不日又不月者蓋以公在外異之○撰異曰鄆板本公羊或作郚唐石經蜀大字本亦不誤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 至自會而言居也至自會爲實文嫌有外公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此異故發之文丞案書至自齊爲虛至自會爲實文嫌有故復發之後不論書至義者從可知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補曰楚平王也圍改名虔棄疾改名居四名並書所謂名從主人五經異義公羊說昭公子棄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一名者楚公子棄疾名若魏曼多左氏說二名者楚昭王名軫而左傳

稱大子王則亦改名也穀梁之意當與左氏說同七年傳言王父名子重其所以來明改名非禮矣曲禮曰君子已孤不更名是春秋之義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　周有入無出也始卽位非其所今得還復據宗廟是內故可言入若卽位在廟則王者無外不言出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彼明上下一見出文此明天王之身入也文然案此入非是內弗受常例與王猛異傳欲見此意故發之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以文稱天王與凡入不同明矣杜預曰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此三十二年左傳注也左傳是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一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杜預曰莊宮在王城汪克寬曰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李廉以爲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案杜預但云成周狹小故請城之似非彼時始徙都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尹氏召伯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案左氏經亦作召伯傳則云召氏之族杜注召伯當言召氏以爲經誤徐氏所見豈當時有依杜以改經者邪遠矣非也雍曰奔篡君之賊其責遠矣補曰疏以爲刺諸侯文烝案注疏皆不了此因子朝終事之文以明春秋文外之意謂自此後諸侯無桓文之君春秋責之其意遠也前此莊僖不志崩有失天下之道而晉桓興焉襄言出有失天下之道而齊桓興焉襄言出有失天下之道而晉文興焉卒賴其力王室卑而復尊至於頃不志崩周公言出晉霸未替猶有所望今者猛朝爭篤澤邑寄居弱類莊僖禍作子帶一入一奔皆非晉力大亂既定霸者不興於是周遂陵夷故所責爲遠也國語曰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奔直奔也補曰言書奔者直是奔耳者貞王也義通於此

以爲王故發傳以明之若襄王之奔鄭則書曰出居矣昭公之出奔齊則書曰孫矣覺曰子朝之惡當誅絕猶不曰出者周無出不以子朝之惡而亂春秋之大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此本杜預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補曰疏曰重起例者前會而至今如而至至而亦言居嫌異義故重言之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補曰吳州于楚殺其大夫郤宛○撰異曰郤當作郄左氏公羊作郤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補曰左傳曰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徐邈曰自此已前邾庶其畀我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補曰注末二語贅畀我快無邑非叛注數之爲三叛非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補曰何休曰月者爲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補曰孫齊下言所次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又言所次亦詳之也何休曰晉不見荅後不月者錄始可知公在外也補曰重發傳者前如下言次也次亦是止省文可知至而言居者魯地故也孫而言次者非魯地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補曰此本杜預也何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補曰何休曰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今高張唁公于鄆鄆是魯地而言唁有遠近人有尊卑君臣同文故重發例魯地而言唁不得入魯者謂不得入魯國都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

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
皆宋公佐疏引前傳邾公是也非我罪補曰皆者
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與此文
正同但以叔倪爲叔孫婼耳左傳固非無據而觀婼之家臣
助季氏逐公婼不罪焉以是推之豈有無病祈死之事當以
穀梁爲正矣注以上言無病死下言無公故加欲納公三字
以顯傳意此最得解而王引之欲改讀無公爲讒公與前邾
公爲一意據集韻謨古作讒以爲無者讒之借字爾雅謨謀
也其說於文義殊滯○叔倪納公事不知若何今無可考凡
古書事有相類者皆當時記載之異鄭毀游氏廟一事也而
或以爲葬或以爲蒐晉城成周一事也而或以爲冬或以爲
春左傳兼采之晉獻公寢不寐語據之或以爲伐虞郭公羊據之魯大夫欲納君暴死一事
也而或以爲叔孫氏左傳據
之或以爲叔孫氏穀梁據之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補曰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爲
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潰之爲言
郭之君存焉爾何休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不
必孔穎達曰公既如晉

上下不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起例者上下不相得之罪邑
異故重發之文烝案邑叛而從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
國文爲變例故重發傳以明同
也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建
如此之甚補曰言亦者諸書國潰皆見其國之惡爲譏文
疏曰嫌自潰不責公也汪克寬曰或謂意如
誘其民使潰然亦由昭失民既久故若是也昭公出奔民如
釋重貶傳明昭公有過非但季氏之罪補曰言昭素不得於
譏公意葢師說云爾或其公
公平公之時魯人相傳有是言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補曰言在者皆承上在楚承如此
不宜書在者不知此義也葉夢得又引易文言
傳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亦無足取中國不存公
存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補曰爾雅曰在存也疏曰范例云
中不存公者凡居竟內則無存文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不言
在鄆是也二十六年不言在乾侯猶有鄆也成襄昭定哀皆
存公故也者歲首既有存文則知其有變故異於平時書在

乾侯明其失鄆而寄於他國無所歸也書在楚明其遠朝夷狄不得歸也若專就此經言則國中謂鄆故謂鄆潰不得入○後世唐中宗之書帝在房州者非也昭公雖出猶公也故每歲存之也中宗既廢王也非帝也非帝言帝無年而爲有年非實也皇后武氏稱帝紀年紀帝而存王又非名也竊謂脩唐史者宜於帝周之中每寓存唐之意四月陳火正甚取法公在乾侯不可同條明矣此可以言春秋名實之際矣深明乎此可以言春秋名實之際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補曰汪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滅夷狄時月者爲下奔起補曰疏曰案滅更月范甯薄氏云國不滅而出出重於滅滅夷狄雖時猶加以月然則溫子國滅而出奔何以不月有義而然弦子之奔文承八月之下溫子奔在正月之後何知不月傳於弦子滅言不日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關於君出君出之重不大於滅國君不死難此之常奔恆滅國范云出重於滅者言既滅其國則爲重矣滅在月例者君出不復加日明滅重矣文丞案此注蓋合經意疏云云者多不明白以弦滅爲在月例亦誤凡滅在月例者以其君歸則日之沈許頓胡是也君奔則併於月文譚是也溫蒙上月與譚同也滅在時例者以其君歸則無加文襄是也君奔則月之此文是也弦滅不得蒙上月奔則得蒙之也國滅君不能死以歸者尤重於奔襄所以無加文者蓋以奔既錄月則獲宜謹日而其事不在時例不欲奇爲時筆之文故自從其常例也潞子書日傳以爲賢明不從獲起義乃是特爲變文矣徐無罪惡也補曰疏曰注於譚子云蓋有罪惡今此章羽不疑者名義多見傳疑辭今此章羽不疑者名義多見傳

予章羽奔楚奔而名者有罪蓋者疑辭

故從正例而不疑也啖助曰徐子名者初已自服吳子吳子信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劉絢曰力不能勝而奔者義未絕也章羽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故名以著其絕○撰異曰羽公羊作禹唐石經左氏與此同岳本則作禹左傳皆作禹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適歷晉地○撰異曰櫟舊作躒左氏作躒下同公羊又作躒作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補曰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至此復來赴書名則同盟情親也書日則正也晉

葬而時則亦正也皆與大國同例終於春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今在晉地晉將納公公有可人之理故重明之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言已已告魯求納君唯意如不肯補曰上言意如會櫟此言櫟唁知是意如不肯納君明矣意如遂君未有見文於此微見之傳即以唁辭明之左傳所載似曲爲意如解免者蓋魯人護季氏之辭非實錄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撰異曰肱公羊作弓案鄉射禮注今文弓爲肱易家有馬臂子弓亦肱也其不言邾黑肱何也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言邾補曰當依何休云據讀言邾孔廣森以爲春秋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一之積爲方十三里而有餘設增三十分之一爲方五里而有餘可謂之方一里乎其不言濫子何也據既別之爲國則應書其爵夫邾大夫也來奔內不言叛也補曰雖是邾之別封終不得爵命於天子明非濫子也猶若奔他國卽當云黑肱入于濫以叛邾庶其亦當云入于漆以叛莒牟夷亦當云入于牟婁以叛今有以文無叛文者爲其來奔內書其以地接我爲重兼爲內諱也不發傳於庶其牟夷者彼處一人據二邑三邑此惟一邑彼若書叛亦當但書一邑故就此一邑者明之以包前二文也杜預曰以邑出書叛遞舉而言來奔內外之辭劉歆賈逵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釋例駁之杜氏頗合傳義亦以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云以戚如晉足明竊邑而奔他國者皆書叛矣書叛則不書出奔書來奔則不書叛而書以之文則同是春秋之義也疏不繫邾嫌其專地不責叛罪故重發傳以明例此傳是初發何云重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補曰趙鵬飛曰三年之閒歲首皆書公在存公所以誅季氏也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案葉夢得亦謂左氏妄

取闞補曰據左氏定元年傳則闞者魯羣公墓所在賈逵曰昭公得闞季氏奪之杜預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文烝案此蓋不蒙上月或如齊侯取鄆不可以常例準

夏吳伐越補曰不稱於越者自吳言之也與楚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補曰何忌彎之子孟懿子二十七年戍周此罷戍而城之書城不書戍師說亦見前○撰異曰大左氏公羊作世準之前後文宜從世左氏無邾人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見之禮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補曰傳言此者明時既以下都爲京師而微弱之至不能增脩其城亦所謂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不復起傳者平桓之世雖復禮樂出自諸侯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雖復出居猶賴晉文正也補曰疏曰變之正重復

之力扎子雖云矯殺王威未甚屈辱至於景王之崩嫡庶交爭朱儁外附楚亦內侮天子獨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無桓文之伯不能致力於京師權柄委於臣手故大夫相率而城之比之正禮而傳與城杞釋不異辭也文烝案經與城杞同文傳嫌其事迥別故重顯此二句謝湜曰當王室危弱之時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呂本中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眉注坿列

第二葉十行格訓量度本蒼頡篇物有本末量度之乃能知也格言乎擇也十七行乎今本乃爲知之至則知止矣致至言乎明乎擇也十七行乎今本誤于子則曰學以人事物理之學又有性命之學邵子義理之外有爲大郎楊子之意第三葉二行依魯論語五十行世本敬王後爲貞王元王史記先元王後定王以學四字爲句第十六葉四